



GO FOR ME TO CHINA
THE LIFE AND WORK OF
HUDSON TAYLOR

戴德生晚清纪事

愿将一生献中国

[荷] 克拉尼多克·吉森 著
朱学俊 译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GO FOR ME TO CHINA
THE LIFE AND WORK OF HUDSON TAYLOR

愿将一生献中国

——戴德生晚清纪事

[荷]J.克拉尼多克·吉森 著

朱学俊 译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愿将一生献中国：戴德生晚清纪事 / (荷) J. 克拉尼多克·吉森著；朱学俊译. — 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 8

ISBN 978-7-5527-0501-0

I. ①愿… II. ①J…②朱… III. ①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 — 传记 IV. ①B979.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9083号

愿将一生献中国——戴德生晚清纪事

[荷]J.克拉尼多克·吉森 著 朱学俊 译

出版人：王永生

责任编辑：田 园

译文审校：冬 霞

装帧设计：维克曼文化

出版发行：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邮 编：730030

电 话：0931-8773100(编辑部)

0931-8773112(发行部)

E-mail: gsart@126.com

网 址：<http://www.gansuarts.com>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6.5

字 数：118千

版 次：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7000册

书 号：ISBN 978-7-5527-0501-0

定 价：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北京 ■ 通州

镇江 扬州 崇明
普陀 上海
杭州 宁波

长沙

汕头



目 录

第一章 一个愉快的星期六.....	001
第二章 彷徨与烦恼.....	009
第三章 伟大的奇迹.....	017
第四章 服务中国的呼召.....	025
第五章 祷告的回应.....	031
第六章 在赫尔做医生助理.....	035
第七章 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041
第八章 再次为钱发愁.....	047
第九章 在伦敦的医院.....	053
第十章 危及生命.....	059
第十一章 在中国激动人心的发展.....	065
第十二章 启航前往中国.....	071
第十三章 漫长旅程.....	079

第十四章 抵达上海	087
第十五章 在中国内地传福音	093
第十六章 做一名真正的中国人	101
第十七章 一位新朋友	109
第十八章 在宁波工作	117
第十九章 欢乐与悲伤	125
第二十章 奇迹再现	133
第二十一章 重返英格兰	139
第二十二章 为中国祈祷和工作	145
第二十三章 返回中国	157
第二十四章 一次重大的试炼	163
第二十五章 第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旅程	169
作者的话	177
戴德生生平简介	179
书中重点人物关系	187
译名对照表	193

第一章 一个愉快的星期六

1841年

“贺美，小心！快让开这条道！”戴德生一边气喘吁吁地喊着，一边追着从山上滚下的铁环，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他乐在其中！铁环向下跑得那么快，他几乎要赶不上了。

贺美带着诧异的心情看着大她三岁的哥哥，仍旧无法明白：无论自己怎样努力，她的铁环总是动不起来；而哥哥的铁环一直在滚着，就像箭一样笔直向前。

“不用急，”她的父亲微笑道，“贺美，你的铁环很快就要跟你哥哥的跑得一样快了。一旦你掌握要领，就会做得很好。继续尝试，不要放弃！”于是贺美鼓起勇气，又试了一次。

戴德生的父亲迈着大步，尽力跟上他的两个孩子。在药房劳碌了一个星期，此时他很高兴能把城市的繁忙和喧闹置身于身

后。星期六的下午，孩子们通常在室外度过，所以他一有时间就过来陪伴。

可是，那天下午，戴德生显得有些不耐烦，他总是迫不及待。

戴德生的父亲匆匆扫了一眼戴德生手里的《自然》杂志，眼睛闪出亮光。尽管手里拿着一本杂志肯定会妨碍滚铁环，但孩子还是把它带出来了。是的，他能够理解。他过去也喜欢研究花、鸟、植物和昆虫。戴德生对大自然的那种热爱不是没有传承的。

过了一会儿，戴德生就满脸通红地在森林边喘着粗气，等着父亲和妹妹了。

“真不够明智，”父亲说道，“你已经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了。你还只是刚刚康复而已，余下的时间让我们放轻松吧。当心！否则，晚上我还得给你准备特别的药物。”

戴德生顺从地点点头，说：“但是，我可以……杂志，父亲？今天下午……我们还能够……寻找不同种类的蕨类植物吗？”

“是的，当然可以。但是，我得声明，必须要休息一下！你都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让我们先在这树桩上坐下，再来决定应该找哪几类蕨类植物。”

“可以把我的药盒给我吗，父亲？”贺美不耐烦地问道，

“然后我就可以去找甲壳虫了。”她很高兴他们终于来到了森林。找甲壳虫比滚铁环有趣多了，尤其是现在，她从父亲那里得到了这个可爱的小盒子，可以把昆虫放进里面。

不一会儿，孩子们就忙着去四处寻找了。

“看哪，这里有一株特别的蕨类植物！”戴德生激动地喊道。

“嘘，安静点，”贺美警告说，“否则，所有的甲壳虫都要跑啦！”

戴德生躲在一棵粗大的树后面，几乎要笑出声来，但是他不想让贺美看见自己在嘲笑她。然而，威廉就绝对不会做这种事儿……

戴德生惊了一下，连忙用手捂住了嘴。威廉……大约是在一年半前离世的。那时威廉已经七岁了，只比他小两岁。威廉不仅是他的弟弟，更是他最好的朋友。现在这个家里只有三个孩子：贺美、小路易莎和他。

这时一团阴影笼罩在戴德生的脸上，似乎这个星期六下午的时光不再快乐，因为威廉再也不会陪伴他们一起玩了。

“天哪，为什么今晚还有人敲药房的门呢？难道父亲不能休息一个晚上吗？我们已经等了他十五分钟了。”此时戴德生抱怨着来到客厅的大窗户前，在那里能鸟瞰巴恩斯利的集市广场。

他早就在期盼这个晚上了。每到星期六的晚上，父亲总是给孩子们讲激动人心的故事。父亲了解许多历史，并且他已经许诺会向他们提问各种有关中国的事情。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贺美和戴德生已经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在父亲丰富的藏书中找出了关于中国的新鲜事。

“请安静，戴德生，”妈妈告诫道，“你父亲真的很忙，而且，你也知道，他乐于帮助别人。也许他正在帮助一位贫穷的人，那人或许听说了对于负担不起的人，你父亲不会收费。主耶稣要我们去爱别人。”

戴德生把自己的鼻子压在冰冷的窗户上，他知道母亲是对的。

“过来吧，你可以帮帮我，”母亲柔声说，“让我们一起沏茶，并准备一些好吃的。”

“嗯，好吃的！”贺美立刻从她的椅子上跳下来，跑进厨房了。

当父亲进入客厅时，他们刚刚准备好。

“哎，孩子们，我回来啦。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很好！让我们一起坐到沙发上。”

他没有提起任何有关在星期六夜晚搅扰他的那个病人的事情。

“请提醒我一下，今晚我们要做什么？”

“问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父亲！”

“是的，确实如此。好的，我们先问贺美一个问题。让我想想，哪一个国家的人口最多？”

“中国！”她自豪地回答。

“正确。戴德生，现在我要问你一个问题。那个跟某一种水果同名的名词是什么？”

戴德生犹豫了一分钟，然后坚定地說道：“中国官话^①，父亲。”

“同样正确。贺美，我给你另一个问题。在中国最常见的食物是什么？”

“大米！”

“很好。戴德生，再给你一个有关水果的问题。在中国，一个乡村或一座城市的领导被称作什么？”

“官吏^②。”

“贺美，在中国，对女孩子做的最可怕的事是什么？”

“她们的脚总是被紧紧地缠着，无法长大。而且，嗯……这就是为什么女孩子行走很困难。”

① 英语 Mandarin，有多重含义。中国官话；满清官吏；橘子。——译注

② 英语 Mandarin，有多重含义。中国官话；满清官吏；橘子。——译注

“戴德生，说出中国人三个最伟大的发明。”

“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

“正确。贺美，谁发明了造纸术？”

“哈哈，”她笑着说，“也是中国人。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戴德生昨天给我读了那段内容。”

“你们真聪明，”母亲边说边向她的孩子们眨眼示意，她正躺在摇椅上看他们三人对答，“你们对中国的事情知道得还真多。”

突然，戴德生皱起了眉头。他把手放在父亲的膝盖上，然后说道：“父亲，你知道是什么让我无法理解吗？在中国竟然没有传教士！在你那些有关中国的书里我都查遍了，竟然找不到任何这方面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祈祷，当我长大后可能成为一名在中国传道的传教士。”

戴德生的父母会意地彼此相视着，他们两人正在思考同一件事情。这也是他们最大的愿望，但是他们确定不了这愿望究竟能否实现，因为戴德生常常生病。

“我也要同去，”贺美坚定地说，“当戴德生给我读彼得·帕利关于中国的书时，他和我已经商量好了。是不是，戴德生？”

“孩子父亲，我认为孩子们该上床睡觉了，”母亲观察着他们，“你看看贺美，她都快睁不开眼睛了。”

虽然累了，戴德生和贺美两人却很开心，因为他们度过了如此美好的一天。他们向父母道了晚安。

“我们可以看一眼路易莎吗？”戴德生问道。

“如果你们非常安静的话。”母亲回答。

孩子们和父亲踮着脚走到摇篮旁，他们的小妹妹正在睡觉。于是他们就在父母的大床边双膝跪下祷告。

当孩子们恭恭敬敬地合上双手之后，父亲就像每天晚上都做的那样，将宽大的手臂搭在他们肩上。

他们一起为主在这一天所赐予他们的一切向主感恩。当祈求主在夜晚看顾他们之后，父亲又祷告说：“主啊，愿你准许在某一天，会有传教士到中国，告诉那里的人们，你已经差你的儿子来到地上拯救罪人。”

“谢谢你，天父，”戴德生悄声说道，“我们也为在中国的人们祈祷。”



第二章 彷徨与烦恼

1843年—1849年

戴德生烦躁地翻了个身。还好！他感觉到被窝的温暖。他在床上辗转反侧已经一个多小时了。他非常激动，因为明天就要去上学了，这是第一次，尽管他已经十一岁了。由于他时常生病，父母才决定让他在家受教育直到如今。

那天晚上，他上床时，父亲告诉他说不要太担心。实际上，他在四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阅读了，甚至记住了希伯来字母表，这并不是每个人在那个年纪都能做到的。几年下来，他已经跟母亲学习了有难度的语言课程，并跟父亲学习了数学运算。他很想知道新老师是不是跟他父亲一样的严格，他希望不是。

多亏母亲那天下午已经告诉他，在新学校的一切事情都会顺利的。她总是很理解他。

戴德生又翻了一个身。教室会是什么样子呢？可能跟他们的客厅有很多不同之处吧——客厅既温馨又舒适，他总是在那里完成家庭作业；每天下午，母亲坐在桌子旁的摇椅上检查他的作业。他肯定会想念这情景的。此外他还想知道其他男孩子都长什么样，是跟他一样还是不一样呢？

戴德生的大眼睛凝视着黑暗，他尽力不去想第二天的事情。他希望一切都能保持不变，也许他应该想象一下他要去实现的中国之旅。那天晚上他查看了世界地图册，想象着要经过的所有国家，他要用自己的帆船跨越所有的海洋和江河，最终抵达上海。

他紧闭双眼，假想着自己正航行在浩瀚的大西洋上。如果某一天他真的能到中国去，那一定会非常棒！

两年之后的一天，戴德生正穿着漂亮的白色大褂，站在药房里等着他父亲。父亲带了一位顾客进到客厅，一起讨论医疗的事情。戴德生为父亲感到自豪，有时父亲看起来就像一位医生。他希望长大后能跟父亲一样聪明，这也是为什么他每天都要花些时间来学习父亲的医学书籍，尽管他并不能完全理解所读到的内容。

今天，他第一次获准去配药了。圣诞节以后他刚开始在药

房工作时，只可以去包装药物，之后得到称量药物的许可。工作变得越来越有难度，他不得不非常谨慎，尤其是在搭配不同药品成分的时候。想象一下，如果他准备的药出了问题，那是多么可怕啊！

他的眼睛扫视着贴有美丽标签的玻璃瓶。在父亲的药房里，他感觉如鱼得水。他很高兴不需要每天去上学了。尽管他很享受与其他男孩子的交往，但实际上他在学校的这两年期间，没有学到太多东西。况且，他现在已经十三岁了，得去赚钱了。

他无法忘记在学校期间曾发生的一件事情。一天下午，有一位名叫亨利·里德的嘉宾被邀请到学校来演讲。他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在塔斯马尼亚岛的经历。

此时戴德生感到后背有些发凉。他希望自己能忘记整件事情，但却一直在想着那个故事。那天里德先生告诉他们，在一个知法犯法的杀人犯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就在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晚上，那个罪犯听到主的声音说：“我的孩子，把你的心交给我。”每当戴德生想起这句话，他的心就怦怦直跳，就像他刚刚听到里德先生所讲的那件事一样。戴德生仿佛觉得是主在对他说，并且每当想起这句话时，他就焦虑。他很不情愿去听这内心的呼声。他现在不再像过去那样热切地祷告了，并且祷告也越来越短。当他在自己房间里时，几乎从来不读圣经。

他已经越来越怀疑自己所接受的一切教导是不是对的。为什么他不可以享受这世间之事呢？每个星期日，当父亲带领他们一小群会众敬拜主的时候，他甚至质疑父亲在讲台上所讲内容的正确性。如果父亲只是一位药剂师，情况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在内心深处，戴德生感到他真的想成为一个有钱人。他不喜欢父母总是警告他不可做这不可做那，有时他就偷偷地做，并且从未告诉过父母他背地里所干的事。但是他时而又怀疑母亲已经知道他所做的一切，觉得母亲似乎能看穿他的心思，然而他总是希望母亲不要问他任何问题！他不想让母亲有一丁点儿悲伤。突然，他又被自己忧虑的想法吓了一跳。此时，药房的门铃响了，进来了一位新顾客，戴德生很高兴他终于可以想想别的事了。

“嗯，你也许会认为你们教会里的人总是对的，但你如何确定这一点呢？为什么神只将他想要的告诉你呢？”当戴德生走向他的办公桌时，他的同事就这样轻蔑地嘲笑他。

当他站在巴恩斯利银行的衣帽架旁边时，十七岁的戴德生此时感到很受挫。他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在这之前，他渴望在银行做一段时间的初级管理员，还计划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学一些管理和商务沟通的技能。而且，的确在这一点上，银行

比药房更合适他。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受到了如此多的批评和嘲笑。

戴德生扣紧大衣，系上围巾，往家走。他情绪很低落。他没有一天不是在冷嘲热讽的环境中度过的。最近一位同事对他说：“你们基督徒都是假冒为善的人。你们说你们相信圣经，是不是？但是，当我看到你们是怎样生活的时候，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你们的所作所为就好像你们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一样！”

在他内心深处，他不得不同意这位同事的说法。至少……当他检视自己内心时，也有同感。究竟他在信什么？他无法想象，小时候，总是简单地相信父母，告诉他什么他就信什么。现在他完全不祷告也不读经了。每当父亲在早餐后大声朗读圣经时，他甚至感到恼怒；而且，父亲读完圣经后，还会再花二十分钟祷告，这使他更加地恼火。他认为一切都过得那么漫长。可以想象，如果他的同事所说的——此生之后，再无来生——是的话，那么他为什么要过这种敬虔的生活，而不去尽情享受世界之乐呢？谁能向他证明神真的存在呢？

转过街角，他看到远处父母的房屋。

另外还有一个困难就是他不能向他父亲谈他真实的想法。他已经试过好几次了，但每一次都因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他已

不再常常和父亲说话了，有时只跟母亲说说话，但是，他仍然不告诉母亲他内心的秘密。有时母亲紧紧地抱着他的肩膀，有时只是看着他。她能理解她儿子的内心有多少愁烦、有多少疑惑吗？

好在他还有贺美。有时，他会向她说说自己的烦恼。虽然她不能回答他所有的问题，但是……她总是愿意听他诉说。





第三章 伟大的奇迹

1849年

今天下午他应该读哪一本书呢？戴德生站在父亲巨大的书架前想着。这是六月里一个美丽的夏日，但他不想到外面去，因为城里太热。他真不知道在他下午休假的时间该做些什么。屋子里非常安静，母亲去她姐妹家有好几天了，父亲在药房忙着。

他的眼睛慢慢地扫过长长的一排排书，大部分书的内容他都了解。什么也没想，他取了一篮子的小册子，然后把这些册子倒出来，也许有些内容他可以读一读。他已经不喜欢读有关信仰的书了。那种日子已成为过去。

他从这一堆小册子里取出一本，是一个福音委员会出版的。他快速地翻看：一个故事和一篇讲道。他不打算读这篇讲道，但这个故事看起来很有趣。于是他把其他小册子放回篮子里，

拿上这本走进花园的棚子里，那里舒适凉爽，因为有一棵大栗子树遮阴。这是他特别喜欢的地点，在这里，他可以阅读但不被搅扰。

立刻，他就被书中的故事吸引住了。那是关于一个矿工的，他患了很重的结核病，一切症状表明他快要死了。有几个基督徒来看望他，并读圣经给他听。而且，圣经上的话语触动了这个病人的内心，尤其是那句关于耶稣在十字架上喊着说“成了！”的这句话，唤醒了这个矿工的心灵，他即刻就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并成为一名基督徒。

戴德生被震撼了，手中的书掉落在地上。突然，他似乎又看到过去几年的生命转眼就从身边溜走了。此时，在这棚子里，他感到他正独自与神同在。他也知道这册子里所说的一定是真的。哦，他怎能因为银行同事们的评论和嘲笑就心事重重呢？他怎能怀疑神的存在呢？他怎能怀疑神的福音呢？

他似乎感觉到了内心深处极大的痛苦。他都做了些什么啊？过去几年，他使自己越来越远离神，他的罪比那个矿工的病还糟糕得多。那个人从未听说过神，而他是故意地不去思想神。他所做的就是圣经上说的“抗拒圣灵”的事。他感觉到他自己再也不能与神和好了。只有主耶稣——他已替罪人而死——只有他才能够拯救自己这样的罪人。

突然间,在他心里,一切都不同了,他不再对神生气了。相反,他渴望得到他!戴德生在惊异中,跪在地上,呼求道:“哦,主啊,救恩出于你,你已经成就了一切事情。我只能单单跪在你面前,你要寻找的就是罪人和有罪的人。你的爱何等伟大!”

当他跪在那里的时候,一种不可思议的平安进入了他的心中。他感受到了耶稣借着圣灵的大能赦免了他的罪!

* * *

在这同一天下午,劳累的戴德生母亲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天气真热,她刚刚擦干净桌子,然后告诉姐妹哈拿,下午她想独自一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仅这燥热的天气使她心烦,还仿佛有一块石头压在她的心头。

她小心翼翼地锁上身后的客房门。她很为戴德生担忧,尽管她离家在外,但一直挂念着他。这一整个晚上她都根本无法入睡,一直在为她的儿子经受着痛苦煎熬。他为什么变化如此大呢?她和丈夫常常为他们的孩子祷告,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戴德生却使他自己越来越远离神,信心也出了问题。想到这儿,她喉咙里发出了呜咽之声。她是那么爱她的儿子,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她一直希望戴德生成年后能为神的国度做工。但是现在怎么啦?他甚至连教堂都不愿意去了。

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过去,一切事情曾是那么的不可

同。戴德生常常自己读圣经，也会在晚上临睡之前读。她的思绪仿佛回到了从前。有一天晚上，他们接待了几位客人。戴德生得到许可同大人们一起待一会儿，喝点东西。他把几个蜡烛头塞进裤兜里，因为想在上床之后，能有更长一些的时间读圣经。其中一位靠近壁炉坐着的客人，把戴德生抱在她的膝上，结果他裤兜里的那几块蜡烛全都融化了。当时她生了他的气，但是现在，她多么希望他会去读一本好书或者会从壁橱里拿出圣经来读啊。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愿意尽一切所能。实际上，戴德生的变化是从他十二岁左右开始的，而且自他在银行工作起，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他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

她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她自己还是丈夫都无能为力，只有主能帮助。

于是，她敬虔地跪下，将她一切的烦恼都向主倾诉。她决定在确知主已经听允了她的祷告之前，不再起身。

她连续数小时不停地祷告和恳求。直到……她感觉无法再祷告，但是她还是献上感谢！而且，她坚定地相信，神已经回应了她的祷告。

“贺美，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吗？”

“当然可以，戴德生。你知道你可以告诉我任何事情。”

贺美深情地看着她的大哥。他并不知道，她每天在日记里都写有关他的事情，并且每天都在为他祷告、祈求神保守他。她非常爱戴德生。几年前他们就说好了，当他们长大了，要一起去中国。她很想知道这是否会实现。

“贺美，”戴德生开口说，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坐在她身边，“几天前，发生了一件大奇迹。你知道我一直都试图忘记神，我想要过那种好像只有今生没有来生的生活。但是神比我强大。”

戴德生虔诚地告诉妹妹，他是怎样在棚子里阅读那本福音小册子，以及那句话“成了！”是怎样改变了他生命的。

贺美眼里含着泪水，听着他的经历。她是多么的高兴，主已经听允了她的祷告！

“多么奇妙啊，戴德生，”她柔声说，“想想父亲和母亲将会多么高兴……”

“嘘，”戴德生打断她的话，“我们先不要向父亲透露任何消息。我打算等母亲一回到家，就告诉他们。”

“没问题，”贺美点头同意，同时她握着戴德生的手说，“我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 * *

那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路易莎和贺美站在窗户边。她们都等不及了，母亲的马车随时都可能到来。母亲离开了只不过

两个星期，但对她们来说似乎比这漫长得多。这两姐妹有重大新闻！

在药房里，父亲和戴德生也发现他们很难集中精神在工作上，尤其是戴德生，他一直透过窗户往外看。母亲听到他的好消息将会多么惊喜啊。他很清楚自己曾经令她非常忧伤。他要请求她和父亲的原谅。

马车转到集市广场上时的声音吓了他一跳。母亲到家了！

马车还没有在房屋前停稳，他就大步流星地跨出大门，走上前去。

“母亲，”当他拥抱她时，哽咽着说，“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母亲把他搂得更紧了，声音里充满着感情，“我已经知道了，我的孩子。上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为这个好消息而感到高兴。”

戴德生看着母亲，完全惊呆了，“母亲，但是……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贺美最终还是告诉你了？”

“哦，没有，我的孩子。我甚至还没来得及跟贺美说话，怎么能跟她谈呢？没有人跟我谈起你的事情，但是主已经将你身上所发生的告诉我了。来吧，咱们进屋去吧，然后我会向你解释所有的事情。”

他们在客厅里一坐下来，母亲就开始向他们讲述在上星期

的一个下午她所经历的大奇事。手提箱仍然立在门厅过道上，但现在没有人在意它们。甚至连小路易莎都感觉到有特别的事正在发生，尽管她搞不明白，母亲远远地离家在外，是怎么知道家里所发生之事的。她更摸不着头脑。

母亲讲完了她自己的经历之后，就轮到戴德生了。他所讲述的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位聆听的人。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父亲站起来说：“我提议我们一起感谢主把母亲平安地带回家，也感谢他所施行的这一伟大的奇迹！”



第四章 服务中国的呼召

1849年

戴德生坐在他的写字台前，双手托着头。这是一个星期日的早晨。父亲、母亲和路易莎已经去教堂了，但他得了重感冒，不能同去。外面很嘈杂，但戴德生并没有注意到正穿梭于集市广场的马车上那叮叮当当的铃声，也没有注意到给大街小巷披上银装的那漫天飞舞的雪花，他正在沉思。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实际上，一切都变了。之前，他是神的敌人，然而，在神赐予能力使他看到了主耶稣，就是高呼“成了！”的那位主耶稣之后，他最大的渴望是成为主的器皿。

他的心中充满了感恩。自从六月里那个特别的时刻之后，他不仅感到已经与神和好，而且已经与家庭和好，尤其是已经

与父亲和好了。他与妹妹贺美的紧密关系变得更加牢固。有几个月，他们甚至利用星期日的晚上一起去城市的贫困区发放福音小册子，有时还会向那里的人们讲述关于信仰的宝贵。

戴德生用手指梳理了一下自己浓密的卷发。他很想知道贺美的近况，每天都在想念她。九月的时候，贺美去了在亨伯河畔巴顿的哈拿姨妈家，到那里的一间寄宿学校接受教育。此时戴德生真希望，姨妈从未提过让贺美去那上学的建议。更糟的是，哈拿姨妈的长子约翰目前正住在他们家里，白天在药房学习和工作，晚上在戴德生房间睡觉。总之，这位表兄弟约翰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他身边。

当戴德生回想起刚刚得救之后的那段美好时光时，感到有些沮丧。那时，他甚至能够读圣经到深夜。但是，自从和约翰同住一屋以来，他再没有那样的机会了。约翰不是取笑信仰，就是嘲弄教会，要么就要求熄灭油灯去睡觉。总之是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戴德生叹了口气。

不过，也不是只有负面的事情。主也给了他鼓励。正当他无奈地像使徒保罗那样抱怨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

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①”时，他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为主过圣洁的生活”的文章。这篇文章深深地触动了他。那就是他想要的生活方式：只为主而活！偶尔他也害怕再次过上没有神的生活，就像他得救之前所过的日子。但是，通过那篇文章，他的心被再次点燃了。主就是他的一切！

他真希望贺美在家里啊。那样他就能告诉她所有的事情。但是，等等……他可以给她写信！他从笔筒里取出一支皇冠笔，打开墨水瓶，开始写信：

1849年12月2日，写于巴恩斯利

亲爱的贺美：

在亨伯河巴顿那里一切都好吗？感谢神他找到了我，感谢他爱我。因为在我的内心，我感觉自己不配得到他的祝福。我那么容易地屈从于邪恶的事情，我喜爱玩乐又爱捉弄人。能请你为我祷告吗，贺美？我非常想要在主面前过圣洁的生活。星期日在教会，西蒙斯先生给了我一张经文卡片，卡片上写着：“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②哦，我愿意在神面前过完全圣洁的生活。我曾想方设法要忘记神，但他仍然想要

① 引自《罗马书》7:19——译注

② 引自《以西结书》36:25——译注

赦免我的罪。因此，我永远都不能足够爱他。

今天我无法去教会，因为我得了非常重的感冒。你知道我的愿望是什么吗？我现在就想上天堂。有时我是那样愿意去死，那样我就将永远跟基督在一起了。那样要好得多得多！请为我祷告，贺美！

* * *

那个星期日，戴德生待在屋子里一整天。

“要准时上床睡觉，”母亲在这一天结束时说道，“也许你明天就会好多了。”

“是的，母亲，”戴德生心不在焉地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非常渴望独自一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他最渴望做的事就是把他心里所思所想全都告诉神。他非常高兴表兄弟约翰不在家，这样他可以单独跟主在一起。

他一进自己的房间，就迫不及待地跪在床前，热切地祷告起来：“主啊，若是你愿意破碎我内心罪的权势，若是你愿意拯救我到底，那么，我愿意放弃一切；那么，我愿从现在起把我的一生全部交托给你；那么，我愿去你差遣我去的任何地方；那么，我甚至愿意为你受苦难。”

他的内心充满了圣洁的敬畏。他感到主近在咫尺。他很确定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

突然，他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在对他：“为我去中国。我已经向你显现，你来做我的仆人，去见证你所看见的一切和我，就是你的主，对你所做的一切。我差遣你去打开异教徒的眼睛，让他们可以出黑暗入光明。我差遣你去传救恩的福音，使他们能从魔鬼撒但的权势之下被救出来。归入我——创造天地之神的名下。”

戴德生感觉到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主已经给了他一个属于他的使命。他几乎无法相信这是真的！顿时，他说不出话来，但是接着又快乐地哭起来：“哦，我的灵魂啊，赞美主：凡在我里面的啊，都要赞美他的圣名！”

* * *

家里非常安静。只有戴德生房间里的灯还亮着。夜深了，但戴德生无法入睡。主已经给了他一个任务。他现在很确定地知道他将要去中国，即使会为主耶稣的名受苦难，也在所不惜。

这一切会怎样发生呢？他不知道。但是既然神已经呼召了他，他会照料每一件事情。这是怎样一个奇迹啊，他竟被允许在数百万人中间为他做见证，在从未听说过基督的人中间为他做见证。

他再次渴望见到贺美。早上写好的信已经装在信封里了，还放在写字台上。他决定在信中再添加点内容，然后第二天寄出去。

他不再犹豫，于是下了床，轻手轻脚地走到写字台前。他小心地把信封打开并读了早上写的内容。他没有感觉到寒冷，心里只有一个渴望，就是把主刚刚对他说的话，告诉贺美。他再次拿起皇冠笔，屏住呼吸，写道：

贺美，我想告诉你一些别的事情。主今天晚上向我说话了。主耶稣说过：“寻找，必寻见。^①”并且神允许人找到他。今天晚上，他给了我一个任务——“为我去中国。”因为激动，我几乎无法写字。愿荣耀归于主名。再见，贺美。

① 引自《马太福音》7:7；《路加福音》11:9——译注

第五章 祷告的回应

1850 年

早晨天还未亮，戴德生就已经在壁炉里生火加柴，橘红色的火焰在木柴间跳跃。窗户仍然被冰封着。戴德生和表兄弟约翰坐在客厅的桌旁，点着冒烟的油灯。他们面前各自放着一本圣经，两人中间放着一本有中文字的书。

戴德生非常兴奋。今天他要开始学习中文了！他以前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和代数。既然他已经确定要去中国，他就想尽可能为以后的工作做预备。

当他前一天晚上得到一份中国官话版的《路加福音》时，他的表兄弟约翰提出一个极好的建议——他想要跟戴德生一起学习，这样他可以更多地学习圣经。

在约翰的生命中也发生了一件奇迹。过去，当戴德生想要

读圣经或者睡前祷告时，约翰经常挖苦嘲笑他。但现在一切都变了，约翰也想要服侍主。神真的在巴恩斯利这个地方做工。

“约翰，”戴德生翻开圣经，说道，“我们一起来对照一下‘怕’这个词该如何翻译成中文吧。例如，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节这样写道‘天使对她说，马利亚，不要怕！’跟下面这一段里的‘怕’是不是同一个意思：‘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如果是同样的中文字，我们就在记事本上用墨水写下这个字，并在后面用铅笔写下它的含义。你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吗？”

“非常好，戴德生！那么我们就可以制作一个单词表，你一到中国，就可以用它来解释事情了。”

“我当然希望如此！”戴德生叹了口气，“我也希望，在去之前，我要是能遇到一个人来教我这些中文字的发音就好了。但我们还是得从某个地方先开始学起来才行。”

两个年轻人专心致志地学习中文。这很不容易，因为这些中文字有些非常相似。

“约翰，这是非常艰苦的工作。需要花些时间，我们才能写出一个完整的中文句子！”

* * *

邮差带着友善的微笑，把一封信交到戴德生母亲的手上。

她看到来信，心就怦怦直跳。是哈拿姑姑从赫尔寄来的信。会是好消息吗？戴德生能得到一个职位吗？

她急急忙忙走进客厅，打开信，她的眼睛在字里行间飞快地寻找着。

哦，竟然可以！她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她犹豫了一分钟。她真的不能因为私事进药房，但是她迫不及待地要让戴德生和她丈夫马上知道这个消息！

她把窗帘往旁边稍稍拉开一点，看看药房里是否还有人。没有，里面没有一个顾客。此时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

“孩子父亲，戴德生！”当她走进药店时，兴高采烈地喊到。

“听着，我刚刚收到哈拿姑姑从赫尔寄来的信，你们想知道她说什么了吗？她丈夫的兄弟，著名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哈迪，正在招一名助理！”

戴德生极其惊讶地盯着母亲。难道……难道这是对祷告的回应吗？他曾非常热切地求问主，他是否愿意给一个解决办法，现在母亲就收到了这样一封信！

他脸红了起来。

“母亲，他是不是就是那位外科医生：有一处很大的诊所，在多家工厂担任监管外科医生，并且还在赫尔医科学学校教学？”

“是的，正是他！”

“但是……那么，我很确定地知道，主已经给了一个解决办法。”

“千真万确，戴德生。”父亲点头道，“我相信你是对的。对此我很高兴，也很感恩。在这个药房，我无法再教你更多东西了。你开始学习医学是明智的，尤其是，如果你终究想去中国的话。”

第六章 在赫尔做医生助理

1851年—1852年

火车缓慢而有节奏地穿行在约克郡起伏的丘陵上。戴德生无法相信他的眼睛。他从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而且还是独自一人。他的手提箱就紧挨着他放在木制长凳上。在这长途旅途中，他本打算在途中读读书，但他也不想错过沿途美丽的风景。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星期一。今天他十九岁了，但他没有在家里庆祝生日。今天，他要在赫尔的哈迪医生那里开始他的新工作。他很想知道自己是否能很快找到哈迪医生的房子。他大衣口袋里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夏洛特大街三号。在那条街上，几乎赫尔所有的医生都有他们自己的诊所。他确信能够找到那所房子，尤其是可以根据哈拿姑姑给的指路说明去寻找。

跟家人道别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特别是对母亲来说尤为困

难。他们都知道他去中国的长久分别时刻越来越近了。与此相比，今天早晨的分别就轻松多了。他常常这样想：一旦他离开家去了中国，是否还能再见到父母亲？但是，这天早晨，母亲极力使自己保持平静。她说：“戴德生，为主耶稣的名受苦难是一件快乐的事，也是特权。因此，我要完全信靠神，你现在去赫尔也是一样。”

妈妈的话让他在道别时感到轻松了一些。他知道在接下来的数月里，他会想念家人。但是他确定是神以奇妙的方式给了他这份工作，他也会在未来的日子看顾他。他要跟随主，因为主知道什么最适合他。

不久，火车进入赫尔的渔村。戴德生拎起他的手提箱，走上站台。他一出火车站，就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并仔细查找夏洛特大街。这段路大约需要走十五分钟，他充满勇气地上路了。

不久他就走到赫尔的富裕街区。根据这张纸的说明，他走的方向仍然正确。再通过两条街区，他应该能走到他的目的地了。实际上，他很快就找到了罗伯特·哈迪医生的诊所。那张指路说明完全正确。这所房子位于夏洛特大街三号，被常青藤遮盖着。

戴德生理了理他的大衣，扶了扶帽子，然后敲响这栋迷人的房子大门上的门环，门很快就开了。一个高个子男人出现在门口，他热情地欢迎戴德生：“欢迎，戴德生。我们正盼着你。”

很高兴见到你。我是哈迪医生。请进来，我的孩子。”

几个月后，戴德生父亲打开戴德生诸多来信中的最近一封，感觉有点自豪，他把信放在桌子上。自从戴德生开始跟哈迪医生一起生活之后，他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他记录全部账簿，发放药品，照顾伤者，还帮助接生。另外，他还在医学院参加课程学习。所有这一切都为后来做了很好的准备。

很遗憾，他不能再待在哈迪医生家里了。但是，医生给了他很好的待遇，如果戴德生住在哈拿姑姑家里，他愿意支付房租，并且他确信她能更好地照顾戴德生。哈拿和她的丈夫理查德并不富裕，但他们很慷慨大方。父亲确信他们会像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对待戴德生。

戴德生在一整天的工作之后，疲倦地回到他小小的单间公寓里。那里又冷又黑。有时他怀念哈拿姑姑的悉心照顾，但他没有后悔前一年秋天时所做的这个决定，就是要找一个更便宜的地方居住。他不想当一个“安逸”的基督徒。他现在的生活方式能让他把薪水的十分之一献给神，这使得他非常开心。

在壁炉中生起火来，油灯也散发出柔和、金色的亮光，戴德生满意地看着四周这一切。他对河边这间简单、工薪阶层的

小屋很满意。芬奇船长很少在家，他的妻子是一个温柔的基督徒。他一星期只需要付三先令的租金。他发现这个街区非常贫穷。一条沙土路直通到这间房子的门前，天一下雨，这条路就变成一个泥潭。因为晚上没有灯光，他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对他来说一切都进展得不错，尽管母亲担心他会不会在哪天摔死在沟里。

这里也有很多好的方面，尤其是现在春天快到了。在冬天，他看见过几只翠鸟，真漂亮！前一天，他看见几只水母鸡小心翼翼地开始在芦苇丛中筑巢。他所参加的教会也给他像家一样的感觉，他还在那儿交了几个朋友。其中一些朋友坚信，他不久就会去中国。那也是为什么他决心过更加节俭的生活的原因。几个星期以来，他早餐吃蜂蜜蛋糕和鲱鱼，晚餐吃豌豆而不是土豆。他不在乎吃什么，只要不觉得饿就好。他喜欢吃便宜的食物。谁知道他在中国能吃上什么样的食物呢？谁知道又有多少钱他可以赖以为生呢？

他想起父亲和母亲。他决定给他母亲写一封信，那是他答应她的。母亲一直信守承诺地写信。

1852年3月22日，写于排污口河畔

亲爱的母亲：

这里一切都很好。不要为我的生活方式担忧。我觉得很健康。我刚刚用一便士买了一棵红甘蓝，并且用三点五便士的醋腌制，装了满满一罐。

同时，我也找到一家小店，那里的芝士更便宜。过这样的生活，我能够把我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捐给这片小区的贫穷人。这里的年轻家庭和老年人中有许多都非常贫困。更为重要的是，我感觉到主同意我过这样的生活。为他而活，与他生活在一起，对我来说每一天都很快乐。我不想做任何别的事情。这样的生活方式也是为我将来在中国的生活做很好的准备。我想尽我最大的努力，更加没有任何条件地信靠主。我不再想依靠别人给我的任何东西，只是想仰望主供应我的一切。在中国，我也将不会依靠任何人。

就写到这里，妈妈。

也向父亲、贺美和路易莎问好。

你的儿子，

戴德生



第七章 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1852 年

“哦，先生，你能跟我一起去吗？我不知该怎么做！我的妻子快要死了！”

戴德生吓了一跳，看着突然站在他旁边的这个人。

那是一个星期日晚上十点钟，他在回家的路上。这天晚上他已经探访了好几个贫困家庭，他一直在星期日晚上做这样的事情。

透过月光，戴德生勉强能看清这个人的脸。他不认识这人，这个人操着一口浓重的爱尔兰口音。戴德生知道他夜晚行走在赫尔的这片地区是一种冒险。这里频发暴力和犯罪，甚至连警察都不敢走在这几条街上。

“你是哈迪医生的助理，你不久前告诉过我们关于神的事

情，是吧？”这个人喘着气说。

“正是。”戴德生说道，并尽力保持镇静。

“请快点来，为我们祈祷。我没钱请神父。我得付他十八分钱为我妻子祈祷。我们都快要饿死了。”

“如果你一点儿钱都没有，为什么你不到市政厅寻求帮助呢？”戴德生吃惊地问道。

“我去。我明天能拿到，但那帮不了我今天的忙。来吧，请跟我来！”他猛地拽戴德生的大衣。

戴德生跟着这个人穿过几条窄窄的小巷。他该怎么办？他真的不能把他自己的这点钱给这个人，是吧？他身上只剩下一枚硬币，一枚半克朗的硬币。那是他所拥有的一切。这个星期哈迪医生又忘记付他过去三个月的薪水了，但是戴德生下定决心不去要，他想单单依靠神。过去两天，他一直在祷告求神帮助他。霎时，他的脑海中突然有个想法，如果他有两先令六便士，他就给这个人一先令。可是，这个想法吓了他一跳。他也感觉到这种深深的平安突然消失了，然而在他整晚谈论如何服侍神时，这种平安一直在他的心里。

与此同时，他们来到一个广场。几个星期前在那里，一些愤怒的居民把他发放的福音小册子撕成了碎片。他们甚至用这样的话威胁他：“永远不要再来，因为你不会活着离开我们这个地区！”

“主啊，帮助我！”戴德生轻轻地恳求道，“请保护我，并给我智慧。”

“我住在这条街，”这个人指着说，“我们得爬这楼梯。”

当他们小心翼翼地爬过肮脏、快要散架的楼梯时，迎面而来的是孩子们啼哭的声音。

当他们踏进上面阁楼间的时候，戴德生看见五个骨瘦如柴的孩子，眼神惊恐，还有一位精疲力竭的母亲，带着一个新生儿。他们生活在很糟糕的环境之中。

“别担心，孩子们，”他用平和的声音说道，“不要哭，神是一位在天上的慈爱父亲，他会照顾你们以及你们的父亲和母亲。”

立刻，好像有人对他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你说神是慈爱的，可你甚至连半个铜板都不肯给！”

这样的想法使戴德生困惑了一会儿，但他不愿屈服。他建议做一个祷告。他跪在这个母亲的床边，然后开始恳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怜悯这可怜的妇人和她的家人！你知道他们是多么饥饿。”但是当他说这些话时，似乎有人抓住了他的喉咙。他确实在祈求，但是……他真的信靠天上的父吗？他预备要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这家人吗？

他比他预想的更快结束了祷告，站了起来。

这个人再一次抓着他的胳膊，恳求道：“先生，如果你能

帮助我们，看在神的份上，请帮帮我们！”

这样，戴德生无法再拒绝。他口袋里的钱好像都要着火了一样。

“给，”他对这个人说，“我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我相信神会照顾你们也会照顾我。把我最后这点钱都给你吧。”

刚开始，这个人说不出话来。但是，当戴德生把钱放到他手中时，他的眼睛一亮。

“谢谢你，谢谢你！”他结结巴巴地说。

不久之后，当戴德生穿过赫尔这几条荒凉的街道时，他心里非常喜乐。虽然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但是他的心里又亮堂了起来，他充满了平安，他坚信神会照顾他！

第二天早上，当戴德生正在吃早饭的时候，他听到外面的嘈杂声。他向窗外看去，听起来似乎有人敲大门。是邮差吗？在星期一早晨谁这么早？他放下调羹，听声音。这是邮差！好吧，肯定不是他的信件。他重新拿起调羹，舀了满满一大勺燕麦粥。也许是船长来信了？大门关闭之后，他立刻听到有人敲他的房门。

“早上好，戴德生，”芬奇太太微笑着，“真不寻常。邮差刚刚给你送来一封信。”

“给我的一封信？”

戴德生惊讶地收下这封信。是谁寄来的呢？他认不出这是谁的字迹。他试图从邮戳上破解秘密，但是他根本看不清。芬奇太太手上的水使得它难以辨认。他仔细地掂量着信封，这不仅仅是一封信，这信封比一般的信封要厚得多。

带着好奇心，他把信封拆开。他看见用一片白纸包着的一个小包裹。他仔细地把白纸打开。他难以理解信里装着两只天鹅绒的小孩手套。为什么会有人送他这些东西呢？

当他把小孩手套拿到面前时，有东西掉出来，落在了地板上。他听到叮当的响声。

戴德生目瞪口呆地盯着地板。什么？这竟是……一枚金币！

他很快把椅子往后推了一把，捡起这枚金币。这是一枚半镑钱的硬币！这比他前一天晚上给患病妇人丈夫的钱多出四倍！

“哦，我的灵魂啊，赞美主！”他高兴地叫起来，“哦，我怎么感谢他都不够！”

他被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他对神的信靠并没有受到羞辱。



第八章 再次为钱发愁

1852 年

“这个星期可真够忙的，戴德生。”哈迪医生在医生办公室一把舒适的椅子上坐下时，叹着气说。

“是的，哈迪医生。”戴德生看着炉子上铸铁锅中慢慢冒出的袅袅蒸汽，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戴德生慢慢地搅动着水，他在看药是否足够热了。他觉得很热，不仅仅是因为冒起来的蒸汽。他不得不控制着自己的状态，免得不时深深地叹息。他非常担心，但要是哈迪医生听到他的叹息，肯定会问发生了什么事。然而，戴德生宁愿沉默不语，也不愿诚实地告诉医生他急需帮助。哈迪医生仍然没有付给他薪水，这是问题所在。今晚，他要付芬奇太太的房租。她也非常需要钱。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他用藏在小孩手套中的那枚

金币买了食物，但是现在这钱已经用完了。一整天他都在祈祷：

“主啊，请你提醒哈迪医生他还没有付我工资，好吗？我要单单依靠你。”

但是一切如故。

哈迪医生对他这位勤快的助理很满意。都快下午五点了，他很高兴在星期日之前已设法完成了所有的出诊，并且所有的处方都写好了。

当戴德生搅动锅的时候，心中生出一个想法：“这正是个好机会！你讨要工资难道不是因为芬奇太太需要钱吗？你不是为你自己的需要开口！”但是这个想法一出现，他就快速压制了它。他不想那样做！

“你听见我说的吗？戴德生。”医生用很友好的语气问他。

戴德生感到更热了。

“对不起，我开小差了。”

“没关系，我的孩子，”哈迪医生继续说道，“我刚才说，我们总能在星期六下午一起为安息日做一个简短的预备，这真是一种特别的荣幸。你知道你明天在工人居住区要讲圣经中的哪一部分内容吗？”

“不知道，还不十分确定，我想今晚再多花点时间预备自己。”

“所以，你还没打算马上回家吗？”

“没有，还有好多活要……”

哈迪医生突然从他的椅子上跳起来。戴德生吃了一惊。怎么啦？

“嘿，戴德生，”医生说道，“你知道我突然想到什么吗？我确实三个月没给你工资了，是不是？”

戴德生感觉到嗓子好像突然卡住了！他不得不咽了几次吐沫才能开口回答。老板的问话深深地打动了。难道主不是在清楚地表明他会照顾他吗？

他赶紧再次转身看看炉子上的锅，担心哈迪医生看见他的表情。他试图尽可能用平常的声音回答：“是的，你还没付我工资。”

“哦，我非常抱歉，我忘了，”哈迪医生诚恳地说道，“你刚来的时候，我告诉过你，如果我忘记付你薪水，你要告诉我，难道你忘了吗？哦，我怎么这么笨呢！我这个星期从病人那里收到的钱今天下午都存银行了。否则，我会马上付给你。”

一瞬间，戴德生感觉天旋地转。一种令人作呕的感觉让他喘不过气来。怎么会这样？他认为神会帮助他，但现在这……

“药已经好了，哈迪医生。”他说着，把锅从炉子上取下来，拿到隔壁房间里。

“真棒，戴德生。今天晚上别工作太晚了。我要回家了。明天在教会见！”

“好的，明天见。”

* * *

那天晚上，当戴德生合上圣经，他感觉心里很平静。学习圣经给了他新的力量和勇气。他也很高兴他能够完成明天的篇章。他该回家了。时间比他预计的要晚得多。他估计他到家的那个时候芬奇太太应该上床睡觉了。要是平常，他不会喜欢这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他对此感到高兴，因为他不能付给她房租。也许星期一他的问题就能解决了。他很高兴不久前芬奇太太给了他后门的钥匙。

尽管他确实仍然没有钱，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再像下午那样感觉沮丧。他不知道他的问题会怎样得到解决，但是，他相信主不会让他失望。

戴德生穿上大衣，一手拿起他的手提包，一手关掉煤气灯。这时他听到有人在花园里，那一定是医生，他家就在办公室旁边。戴德生吃惊地看着哈迪医生满脸笑容地出现在他面前。

“你永远猜不到发生了什么，戴德生！”医生轻声笑着说，“我看见你还在候诊室，所以我决定来告诉你。听着，我的病人中最富有的一位病人刚刚来支付账单。这可是在星期六晚上！”

这个人不清他的账单就不休息^①。一个人怎么做呢？你能马上在账簿上记下来吗？你想象不到我会忘了这事吧？”

戴德生径直来到桃木橱柜前，那里存放着医生的账目。他仔细地在长长的记账栏里填写金额。

当他把账本收好后，医生突然说道：“嘿，戴德生，为什么我不能把这些钱给你呢？下个星期把多余的钱找回给我就好了。我并不担心。”然后，他交给戴德生一大捆钞票。

“非常感谢你，哈迪医生，”戴德生礼貌地说道，“真好，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解决问题。”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心情。真愿医生知道实情！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钱，他高兴的是他对神的信靠并没有使他感到羞愧。

当他到达赫尔郊外时，他更加紧紧地拿着他的手提包。虽然路上有许多可疑的人，但他的内心仍然充满喜乐。他想大喊：“主啊，我感谢你。你成就了你所应许的。因此，我敢去中国，单单与你一起去！”

关于他的未来，他感觉到今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从现在起，他要更加地靠着信仰而活。神是信实的，并且会按他的时间供应他。

^① 参考《路得记》3:18——译注



第九章 在伦敦的医院

1852年

“我们正在抛锚！继续前行是不负责的……”

在九月的一个漆黑的星期六夜晚，这个消息在乘客之间迅速传开。这条蒸汽船在星期五下午离开赫尔，正在前往伦敦的途中。

戴德生失望地走向他的客舱。真遗憾，可是他对此无能为力。也许，神定有原因。他本想今天晚上就可以上岸，但神掌控一切。大雾笼罩着船，似乎吞灭了油灯照在甲板上的苍白灯光，好像整个世界被隔绝了。在抵达终点前，船长决定把船停泊在泰晤士河上，这是可以理解的。

当戴德生回到他的客舱，他从手提箱里拿出一张中国地图，铺在小桌上。还要等多久他才能启程去中国呢？有时他有一种

迫不及待的感觉。然而……时光飞逝。他跟哈迪医生在一起的十六个月已如飞逝去。他对在那里所学到的一切心存感激，一旦他去中国当一名传教士，所学的东西一定能让他受益匪浅，但是他想进一步专攻医学。他的医学基础还是太窄，尤其是如果他想在医疗宣教的岗位上工作的话。他的思绪回到了四个月前。当他读《收获者》五月刊时，得知中国传教会将要派传教士到中国，在那儿设立一个医疗宣教所，他非常激动。他立刻联系上了这个组织。他们还记得他，那还是在他刚刚重生得救后不久，他曾跟这个组织联系过，到现在几乎快三年了。他们当然没有忘记他那么渴望去中国。他们只能接收医科学生，并且他们也接收了他！完成在伦敦医院的学习之后，他就会被派往中国。中国传教会的董事会甚至提出要负担他的全部费用。真是难以置信！这只能是神的手在做工。

对此绝好的待遇，他思考了好几天。他热切地祷告，他要知道神的旨意。神是不是允许他接受这些钱呢？这像是某种试炼，因为与此同时，他的父亲也提出可以负担他的学费。然而，戴德生知道神对他的要求是什么，他不会接受任何人的钱。主已经向他指示：“安静等待，要知道我是神。”

他记得几个星期前，也就是在8月27日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他仍然相信他所写的内容，就是：他要自己完全顺服于主，并

且此前他心里从来没有感受到如此大的平安。

那也是为什么他没有担心他是否有在伦敦医院学习的机会。他也不想依靠本杰明舅舅——他住在那里并有几个医生朋友。神会为他争战。

他决定再读一次《诗篇》第三十七篇，为安息日，也是为了在伦敦有新的开始做准备。

* * *

六个星期后，快乐的戴德生行走在伦敦这个大都市里。他在去往医院的路上。他每天都需要花至少两个小时从他住的地方走到医院。他不想坐巴士，因为他觉得每天坐车花六便士太贵了，他承担不起。他告诉自己，每天走路对他的身体状况非常有好处。

戴德生听到身后有很大的声音，是隆隆的马车轮碾过的声音，马车离他非常近，吓得他一下就跳到路边，然后继续走他的路。

他今天要做什么？难以想象，如果他还得像前一天所做的那样协助外科手术。哦，病人是怎样的尖叫！这可以理解，因为仅仅使用了酒精对他进行麻醉。当他和其他几名护士尽力按住这个可怜的病人时，戴德生感觉很不舒服。但是，很显然，这是医院常规的做法。护士们对此司空见惯不觉为奇，然而医

生实事求是地说：“我喜欢听到病人大喊大叫，那表明他还活着！你会习惯的，戴德生。”

时间会告诉你一切。但是他确实永远无法习惯他的同学们有时说脏话。有时他们说出的话令他感到恐惧。

住在伦敦大都市完全不同于住在排污口河畔芬奇太太安静的房子里。在那里，他能享受飞鸟和自然。在这里，他每天行走在商贩们的吆喝声中，他们在大街上大声地推销他们的商品。

但是，他每天也会看到美丽的景观。例如，雄伟壮观的圣保罗大教堂，那是多么漂亮的教堂啊！

是的，他有很多理由要感恩。仅仅才花了四个星期，医院就允许他开始医学学习。他也很快找到一处住的地方。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地方离他舅舅住的地方很近。他的表弟汤姆，和本杰明舅舅一起住在拐角处，已经答应和他共住一屋。这样他可以节省很多钱。

他尽可能过节俭的生活。今晚在回家的路上，他要在一家面包店停一下。面包店主一整条面包才卖两便士，而且味道不错。他要问问他们是否能卖半条面包，这样他一天就可以吃完：早餐吃一半，晚餐吃另一半。午餐他买苹果吃。这样他一天在吃上只需花三便士。这甚至比他住在芬奇太太那里时还便宜。

回想他在排污口河畔勉强吃饱的饭食，他突然记起几个月

前他承诺芬奇船长的事情，他差点忘了！他本不应该忘记马上就要去航运公司的。每个月他都忠实地从那儿领取一部分船长的薪水，然后寄给芬奇太太。不幸的是，这个星期他没有时间去取钱。他在忙一个重要的研究，这关系到他的奖学金。这也是为什么前一天晚上他决定把他自己的一部分钱寄给芬奇太太。他一旦有更多的时间，他就去航运公司支取一部分船长的薪水补给自己。最终，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

很快，戴德生到了医院的大门。



第十章 危及生命

1852 年

戴德生目瞪口呆地盯着柜台后面的船运公司办事员。那怎么可能？他简直不能相信！

他刚刚要求支取芬奇船长半个月的薪水，但办事员告诉他说，芬奇船长已经不在这个公司干了，他成了淘金者，并且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听到这个消息，戴德生差点晕了过去。“但是……先生，你知道吗，我不能没有那些钱！”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当然知道，”那个人回答道，“但是我得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我不能给你这些钱。”

戴德生明白过来，他损失了他那笔钱。他也不想从他以前的房东太太那里要回他的钱。那个女人也没钱还他。

带着失望的心情，戴德生跟那个人道别后，离开了那栋楼。他的双手深深地插入大衣口袋，走回家里。真是大失所望啊！

突然，他心中似乎有种声音说：“不要为任何事思虑烦扰。”这吓了他一跳。难道他就这点信心吗？难道主不是应许照顾他吗？他对自己非常生气。他不得不停止悲伤，单单信靠神。主会在他的时间开出路。他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并且这一次他也会这样做！

第二天早上，伦敦医院的外科手术室里非常安静。同学们正全神贯注地解剖一具尸体。死者死于一种未知病毒，所以解剖尸体会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很重要，但是……也不是没有风险。训练他们的外科医生给了他们特别的警告，要非常小心。做这样的工作，人可能会受到致命的感染。

尽管戴德生身体不太舒服，但他还是尽最大努力在别人面前掩饰着。如果他根本不能继续工作，那么他应该早点回家。他感到压力很大，因为他的情况似乎正在恶化。实际上，奇怪的是，这天早上在去医院的路上，他感觉很好。现在，他偶尔感觉自己好像在流汗。他决定去喝点水。感觉好多了！这让他松了一口气。任务结束时，他感到很高兴。

那天下午，在上手术课时，他感觉越来越难受。他几乎无

法再写字，他的右胳膊剧痛无比。

当他收拾他的东西时，他问其中一个医生：“医生，你知道我得什么病了吗？我感觉非常难受，而且我的右胳膊非常疼。”

这位医生敏锐地看着他，严肃地说道：“准确地告诉我，你有什么感觉。”

当戴德生描述他的状况时，这位医生看起来越来越担心。

“你知道我害怕什么吗？”他焦急地说道，“就是，在早晨解剖期间你不小心划伤了自己。伸出你的双手给我看看。”

戴德生不知所措地伸出双手。他和这位医生都很仔细地从各个角度检查两只手，但他们都没有发现有任何划伤。

突然，他想起昨晚发生的事情。当他把一些纸张放在一起时，他被一根金属丝锋利的尖头戳伤了。

当他陈述这件事的时候，这位医生很明显看起来非常害怕。

“我的孩子，”他担心地说道，“这将是你的末日，赶紧回家，处理一切需要处理的事情，你的时日不多了！”

一瞬间，戴德生心中充满了恐慌。什么？他？他现在要死了？那么，他不能去中国了吗？神不是已经应许了吗？

突然，他的恐慌从他身上离开了，一种安宁的感觉降临到他身上。他看着这位医生然后说道：“医生，那是不可能的。我还得去中国。神已经呼召我去那里了。”

这位医生伤心地摇着头：“相信我，我的孩子。你的情况很严重。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你会病得越来越厉害。租辆马车，赶紧回家去吧，越快越好。”

戴德生挺直后背，礼貌地回答道：“即使我错了，我也知道，我死后，我将去我的主那里。我现在回家，因为你要我这样做，但是我并没有要恐惧地离开。主会照顾我。”

* * *

戴德生躺在床上，双眼紧闭。他受到感染，离开医院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这真是个奇迹，他还活着！两位同时受到感染的同学已经死了，但是他还活着。

他仍然清楚记得那天所发生的事情。当他到家后，他叫女佣打来热水，然后他割开手指，挤出受感染的血。那以后发生的事情，他记不得太多，他只记得他昏倒了。当他醒来后，他记得他躺在床上。本杰明舅舅站在那里，还有一位医生朋友。刚开始，那个人不想为他做任何事情，因为这不会起任何作用，只是浪费钱。但是本杰明舅舅不管这些，他立刻提出为他外甥支付所有费用。

当戴德生想起过去几个星期的这些事情时，他笑了。他从未吃过如此丰盛的大餐。本杰明舅舅丝毫没有吝啬。没有什么食品是因太贵而不能买的。他买了一切有益健康和医生嘱咐过

的食品，甚至还买了猪排。

他很庆幸自己康复得不错，甚至有时可以在家附近短距离地走走。今天他想试试，走到公园那边。

他小心地从床上下来，找到大衣，顺着长长的楼梯走下来。

这对他来说需要很大的力气。他很高兴看到楼下有一张凳子。他刚刚坐下，前门就打开了。

“嗨，戴德生！”一个惊奇的声音说道，“这怎么可能？你怎么下楼的？”

医生走向他，脸上带着惊奇的表情。

“我自己走下来的，医生，”戴德生谦虚地说道，“我每天练习，这样我可以一次比一次走得远一点儿。”

医生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他一边捋着胡子，一边轻声说道：“戴德生，你知道什么对你有好处吗？如果你到乡下待一段时间，那会改善你的健康。如果你太急于开始工作，你或许再也不能完全重新恢复你的力量。”

刚开始，这个想法使戴德生吃了一惊。他？去巴恩斯利？那不可能！

父亲和母亲甚至还不知道他病了。在他们的印象里，他还在忙于测验和考试。他已经让本杰明舅舅和他表弟汤姆向他保证，不向他父母透露任何事情。他那样做是因为他想看看他是

否能够单单依靠神，甚至在生病的时候或者需要钱的时候。

“我会考虑一下，医生，”戴德生轻声说道，“谢谢你的建议。”

突然，戴德生再一次感到很累。他内心感到很大的矛盾。如果他回到他父母那里，就不会再担心钱的问题了。父亲一定能帮他走出困境。但那恰恰不是他想要的。他连回家的钱都没有。

“亲爱的天上的父，”他低声说道，“你会帮助我吗？你知道我需要什么。你会照顾我吗？”

第十一章 在中国激动人心的发展

1852年—1853年

前门门铃响起高声刺耳的声音，传到船运公司接待室。办事员快速给信封贴上邮票，把椅子往后一推，走向柜台。“我能为你做什么？”他漫不经心地说。当他更仔细地看访客时，他吃了一惊。这个人看起来面色苍白而且骨瘦如柴！他想了一想，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男孩。但是他无法准确想起在哪里见过。

“下午好，先生，”这个访客回答道，“我叫戴德生，我又来了……”

整整一分钟，这个脸色苍白的男孩喘着气。

“请坐下，”这个办事员招呼道，“那边有很多椅子。”

戴德生感激地看着这个人，就是这个人上次告诉他芬奇船长离开这里去淘金了。

戴德生刚一喘过气来，这个办事员就问他：“你还好吗？你看起来脸色非常苍白。”

“我觉得很好。我病了，但我正在恢复中。医生建议我去乡下恢复我的健康。我想在我离开伦敦前，我应该问一下你是否有任何关于芬奇船长的消息。”

“哦，是你啊！我说我在哪里见过你。”

这人的双目开始闪耀。“确实有些消息，我很高兴你来了，这样我可以澄清一个误会。你说的那个船长还在我们公司工作，是另一个同名的雇员淘金去了，所以我可以放心地把钱给你了。我知道钱给对人了。”

戴德生几乎不能相信他自己的耳朵。那么……芬奇船长一切安好……并且他可以收回他的钱。

在他有机会开口说话前，柜台后的那个人问道：“正是午饭时间，你介意跟我一起吃午饭吗？”

不久之后，当戴德生坐上马车时，他非常高兴。他现在有足够的钱支付回家的路费了。主以奇妙的方式照顾着一切。

他也想去拜访本杰明舅舅的医生。那个人拒绝了所有的出诊费、医药费和诊断费。但是戴德生想告诉他，自己已经收到从主那里来的钱，可以支付所有的费用。

当他见到医生并要付清一切费用时，那人拒绝了。他说：“不，戴德生，这是不可以的。你还在上学，我不想接受你的任何钱。”

戴德生在心里对他深表同情。他是一位著名的医生，但他却过着没有主的日子。

突然，戴德生不再保持沉默了。

“医生，”他深深感动地说道，“我能坐在这里，一部分归功于你。主一直在照顾着我。我心里有一个愿望，就是你可以在同一位神那里学习到信心，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地富足和快乐。正如你所知道的，我正在学习医学，因为我想去中国告诉那里的人们有关神的事情。当我离开赫尔来到伦敦，我定意不接受任何人的钱。那也是为什么我拒绝了来自我父亲和中国传教会这家宣教机构的钱。他们想支付我的全部学费，但是我不想接受这些钱。我相信有一位神在照顾我，相信有一位行奇迹的神。不管你信不信，当我昨天为着要从我的住处走到船运公司而祷告的时候，神帮助了我。”

医生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但是，那怎么可能，戴德生！”他大声喊道，“难道你走了三公里？”

“是的，医生，”戴德生强调说，“这是真的。而且，就是那给了我力量走那么远路的同一位神，看顾我今天收到了钱，这钱完全够我回我父母那里。”

这名医生非常惊讶地盯着他，简直不能理解。

“我会把一切都奉献给那位神。”他轻声说。

1853年6月4日，是一个星期六。在伦敦中国传教会的办公室里，查尔斯·伯德先生，这个对中国宣教组织的秘书，刚刚签署了他写好的一封信。中国传教会董事会想尽快把这封信交给戴德生，这位年轻的医科学生。他们相信当下是派遣传教士去中国的最佳时间。

由于1852年春天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而且这场运动还在继续，许多基督徒相信对中国传福音的时机成熟了。太平天国政府，一个中国农民群体，正引入不同的改革。他们想永久破除中国传统。他们废除了中国科举考试，作为替代，他们想要测试他们对圣经的认识！他们希望男女平等，要求妇女们不再裹小脚。禁止吸鸦片、赌博、抽烟、喝酒和奴役。不允许一夫多妻。总之，整个中国社会正在改变，而且起义正在升级。三月，他们攻下南京，中国的旧都。这赋予了他们控制京杭大运河的权力，这条运河是南北之间的主要航道。

他们不久就能控制北京，并且当这些实现时，福音就能传到中国。这真让人难以相信。

伯德先生摇了摇头，然后封上信封。他刚把信件放入信件夹，

就听到敲门的声音。“请进！”他漫不经心地说。

“下午好，伯德先生。”戴德生关上身后的门，愉快地说道。

“戴德生……”

伯德先生非常惊讶地盯着他。“这怎么可能？我刚刚代表我们董事会给你写了一封信，想知道你能否在短期内就去中国。然而，在我寄出这封信之前，你已经在这里了。”

戴德生坐下，感觉很意外。“这一定是主的作为，”他说道，“不可能是其他原因。自从那次我在《收获者》杂志上读到中国的发展之后，终止我的医学学习的心就十分强烈。布朗医生，就是我现在师从的那个外科医生，热切地建议我继续多学习一年。这样我可以完成内科医学院的考试。但是我不能继续。一年时间我能将神的话语传递给多少中国人啊？我不想再花时间完成我的学业了。我的心在中国。”



第十二章 启航前往中国

1853 年

母亲出于爱，把戴德生船舱隔间中的床整理好。出发的时刻终于到了。今天，1853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一早晨，戴德生将要动身前往中国。也许这将是最后一次她为戴德生整理床铺了。不久，所有的行李都要装上船，缆绳也会被松开。离别的时刻即将到来。

当她环顾四周，泪水涌上她的双眼。如果一切顺利，她儿子在到达中国前，将在这个船舱里待五个月的时间。船长很友好，特意让人把戴德生的隔间刷成鲜艳漂亮的颜色。包括全体船员在内，船上只有一名方姓中国男孩。但是，无论船舱隔间看起来多么漂亮，也不能缩短她和她儿子之间的距离！

她感到一阵哽咽。她还能再见到戴德生吗？哦，多么困难的时刻啊！

难道她不愿意为了主和他的事工而献上她的孩子吗？她当

然愿意，只不过她非常爱他。

这样的时刻对她的丈夫同样难受。她还记得在利物浦火车站，当火车开动时，他那泪水沾湿的双眼。糟糕的是他不得不早点回家去，因为药房不能一直歇业。戴德生尽他所能地跟着火车奔跑。跟父亲道别对他来说太困难了。

戴德生母亲最后一次四下环顾了客舱隔间。哎呀，她该从客舱里上去了。船上的喇叭已经响起来了。她擦去泪水，振作起来。她应该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也是为了戴德生。他非常勇敢。昨晚在宾馆他读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有许多住处。”这些话极大地鼓舞着她。对她来说，数算她的祝福比伤心更好。难道她不是一直祈求神使用戴德生来侍奉他吗？

他们刚刚和戴德生的朋友亚瑟·泰勒及普伦基特牧师一起在客舱隔间里唱了一曲约翰·牛顿写的优美的赞美诗：

在信徒的耳里，
基督的名字是多么的甜美。
他抚慰我们的悲愁，
医治我们的创伤，
赶走我们的恐惧。

她坚信是那样的。他们一起热切地祷告。她毫不怀疑戴德生正跟随着神的脚步。然而……泪水再次涌上她的双眼，离别真是太受煎熬了……

几个小时后，戴德生惊奇地环顾四周。他几乎不能相信他的眼睛。他在哪里呢？是什么东西在天花板上荡来荡去？看起来好像地板在移动。他从床上起来，突然他想起来了。他在前往中国的路上！他正躺在敦费士号帆船的船舱里。挂在天花板上的灯正在来回摇晃。他想知道是不是吃的药使他头晕。道别同样艰难。他的朋友亚瑟·泰勒——他将要在两星期后离开去当传道人——和年长的普伦基特牧师先离开了。然后，他的母亲也下船了。她一上到码头，她的双腿就开始发抖。可怜的母亲。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跑到她跟前，用双臂抱住她。

“亲爱的母亲，”他说道，“我们不是永别，我们总会再见的。你知道我离开你是为那重要的任务，对不对？去告诉中国人民有关主耶稣的事情。他们还从未听说过他！”

他快速跳回到甲板上，跑回到他的隔间。在那里，他快速

地在圣经的扉页写上：基督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①。然后，他把圣经抛给他母亲。

当船离开码头时，他向母亲挥舞着手巾，尽可能一直挥舞着，直到她消失在视线里。他系牢他的行李，吃了一片安眠药。这次告别深深地触动了她。

他挣扎着要保持直立。他好像又要打瞌睡！突然他明白过来，不是他头晕，而是船身有点大幅度地来回晃动。他把帘子推向一边，当他看到海浪掀起的浪花那么高时，他感到十分害怕。白色的浪尖拍打在他舱位的窗户上。

他刚走到甲板上，其中一个水手便大喊：“小心点！我们正航行在爱尔兰海上。我们正处于西部风暴的中间地带。这要好几天，天气才能变得平静一点。你最好下到船舱里去！”

几天后，敦费士号船上爆发了极大的恐慌。“看，有灯塔。”舵手指着说。因为狂风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别人简直无法明白他在说什么。

“我们有生命危险，我们正朝着海岸驶去！”船从左往右，从右往左摇摆不定。海浪远远高于随波漂浮着的船。

① 参考《以弗所书》3:19——译注

“我从未经历过如此凶险的海况！”莫里斯船长大喊道，“要是神不帮助我们，我们全部都要淹没在这海里，尤其夜幕降临……”他的声音消失在可怕的撞击声中，这声音突然间超越了泛着泡沫的海浪的咆哮声。

“快来帮忙！抓住桅杆，快保不住了！”

大桅杆上的一根侧梁已经被风暴强大的力量劈成两半！

“还有一个问题！赶快，绑上绳索！”船长厉声喊叫起来。

两名水手艰难地顶着风走向船中间那盘粗绳子。他们不得不抓住各样的东西前行。他们处在极度的危险之中，汹涌的海浪随时都可能把他们卷到咆哮的大海里。

他们一抓紧这盘绳子，就把这重型缆绳拖向侧梁，并且尽力绑紧它。

在那一刻，不仅海里起着风暴，在戴德生的内心也起着风暴。他睁大眼睛看向窗外。他们已经在这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剧烈颠簸了好几天了。根据水手长的信息，今晚他们离威尔士海岸大约只有十五公里远了。对于戴德生来说，他们似乎离岸边越来越近。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主啊，”他恳求道，“你已应许，‘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

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①主啊，你会帮助我们吗？否则，我们真的要淹死了！”

他已经听到水手长说，在这种天气，连救生筏也帮不了他们。他们也没有时间用桅杆和侧梁搭一个木筏。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将是关键……水手们做着他们所能做的一切，控制这船离开海岸。

突然，他感觉到更加平安。为什么他的信心如此脆弱？别忘了，难道他不知道神已经差他去中国吗？那控制风的神^②难道不能平静船周围的海面吗？哦，他坚信他能。而且……如果神的旨意是不同的，那么，他肯定同意戴德生开始他的旅程。

他听到甲板上的尖叫声和呼喊声。

“把它掉转过来！我们得把船掉转过来，水手们！”

但是，无论水手们怎样尽力，一点作用也没有。

“试着把它转到另一个方向！”船长吼道。

但是无论他们怎么喊叫，船还是笔直地朝着海岸行去，以极快的速度靠近高高的岩石。

戴德生屏住呼吸……他没有任何指望，岩石隐约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船就要撞成碎片了。

① 引自《诗篇》50:15——译注

② 参考《马太福音》8:26-27；《马可福音》4:41——译注

还有八十米……只剩六十米……

然而，突然……哦，发生什么事了？这怎么可能？风改变了方向！船改变了航向，船没有撞向岩石，反而以极快的速度驶离了岩石。

这一定是神的奇迹……

敦费士号全体船员以越来越惊奇的心情环顾四周，这怎么可能？

不久，风暴停了。那时，天蒙蒙亮，晨曦照在他们身上：他们得救了。天际变成一片柔和的红色。黑夜过去，新的一天开始了。



第十三章 漫长旅程

1853年—1854年

1853年12月31日

亲爱的父母亲、贺美、路易莎：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新年前夕。有时，我非常渴望跟你们在一起待一段时间，但是，我知道那不可能。当我回顾过去的一年，我很吃惊。神是多么好啊！直到现在，一切都很顺利。我写的是我的真心话：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華都帮助我们^①。愿一切荣耀归给他。

自从9月19日跟你们道别以来，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我写信告诉过你们，我们经历的那可怕的风暴，以及那几次在

^① 引自《撒母耳记上》7:12——译注

没有风的时候，我们无法航行。实际上我生活在非常小的世界里，一方面它是单调的，我们一直跟同样的二十五个人在船上。我们每天看到大海，但是也有许多事情要做。

有时，我居然会被叫去为人看病。有几次我不得不去切开脓肿：一次是船长的眼脸上有一个脓肿，厨子的胳膊上有一个脓肿，另一次是在他的手掌上有一个脓肿。有时我还被当作牙科医生。前几天我拔出水手长的一颗白齿，并且我还切除了几个人的扁桃体。

但是，也有娱乐的时间，我跟船长的关系非常融洽。有时我跟他一起做代数题。现在我正在教他弹手风琴。他已经弹得非常好了。

我们也在海里游过几次泳，但我们得提防鲨鱼。

我经常享受观看美丽的日出和日落。哦，要是你们也能看到那柔和的光，那该多好！

小方（你们知道他是一个中国小男孩）正在教我汉字的发音，就是我跟表兄弟约翰一起从《路加福音》摘录到笔记本上的那些汉字。

白天我整理药物，在瓶子上贴上标签。一旦我到中国，那将会对我有帮助。

圣诞节，我们杀了一头船上装载的猪。偶尔我们吃鸡

肉或鸭肉。肉食供应消耗得非常快，但是我们已经航行得非常远。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在二月底或三月初抵达中国。

十二月初我们绕过了好望角。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到达离西澳大利亚最近的一个地方。从那里，我们将穿越东印度群岛进入太平洋。

有时，这真让我感动。在所有这些群岛上，人们从未听说过神。你们能理解吗？当有那么多灵魂丧失的时候，在英格兰却有许多男男女女过着安静奢华的生活。他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拯救这个世界，难道没有更多的人愿意为他牺牲点什么吗？我无法理解，我为此伤心。

每个星期日，我们在船上组织一次主日敬拜。但是，哎……我几乎看不到我劳苦的果效。也许主想通过这种方式教导我，即使当我看不见果效的时候，我也必须继续传讲他的话语。我跟船长、木匠、水手长一起祈求神改变这种状况，他们也是基督徒。我们的希望来自于主，他是不改变的神，他会实现他所应许的。

各位亲爱的，很遗憾的是，我不能寄出这封信，直到我们抵达中国。你们只好等到那时。在抵达目的地之前，我们还要航行大约五千公里。

愿神祝福并守护你们每个人！

你们的儿子和哥哥，

戴德生

戴德生在他狭窄的床上辗转反侧。他感觉到似乎在他的隔间里听到了什么。那怎么可能？正是午夜。发生了什么事？他犹豫了一分钟，屏住呼吸。是的，他能听到一些声音。有人在叹息，他很确定！

他迅速地翻了个身。

船长带着惊恐的眼神盯着他：“戴德生，我把你吵醒了？能请你跟我一起去甲板上吗？”

戴德生感觉很意外，他从床上起来，穿上拖鞋，迅速跟上船长——他已经消失在通往甲板的狭窄过道上了。

“你看见这些岛屿了吗？”莫里斯船长焦急地问道。

透过月光，戴德生盯着远处几个黑点。

“戴德生，在这些岛屿之间航行极其危险。地图上没有准确显示它们的位置。”

“船长，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将会看顾我们，”戴德生轻声说道，“他掌管一切。”

在柔和的月光下，这两个男人一起跪下来祈祷，而且，神听了他

们的祷告！第二天，船顺利驶过翁拜海峡，没有出一点异常情况。

戴德生开始心跳加速。他很高兴看到他们经过的树林和峡谷。有时他看到草地。“踏上陆地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他叹息道。

1月29日，星期日。船长、木匠、水手长和敦费士号的水手们围坐在戴德生周围，就像他们每个星期日早上那样。这些人专心听着神的信息，小方也这样听着。他不能明白全部信息，但他喜欢听这些人伴随着戴德生的手风琴一起唱赞美诗。

船长站起来，脸上带着焦急的表情。他已经几次上楼去，检查船是否在航道上。他很担心，大步走上甲板。他的双手紧紧地抓住栏杆。

是的，他的担心是对的。还是没有一丝风。因为他们经历的激流，他们已经更远地偏离了航道。不久前，他们已经偏离航道超过了四十英里。他的心里充满焦虑，他该怎么办？船被看似平静的海浪推着走，正在靠近陆地。如果继续这样前行，他们会着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那样，船要么会撞在岩石上撞成碎片，要么他们会遭到画着图腾的野蛮人的攻击！

“戴德生，”敬拜结束后，船长紧张地说道，“有点不对劲，我们正朝着错误的方向航行。可能不久我们就要搁浅在巴布亚

新几内亚。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想我们为了走出这片危险的涌流，我们已经做了一切该做的了。”

“一切？”戴德生问道，“我们真的做了一切该做的事吗？”

“是的，我确信。”船长坚决地回答道。

“我不这么认为，”戴德生反驳道，“船长，我们已经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向神祈祷。船上我们不是有四个基督徒吗？咱们每一个人都回到自己的隔间去，向神祈祷。当耶稣命令海变平静时，门徒们也惊呆了。他们互相说道：‘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①’他还是这同一位神。”

船长立刻叫来木匠和水手长，告诉他们戴德生的提议。这几个人完全同意，马上回到各自的隔间去了。

戴德生热切地为船和全体船员的安全祷告，但是有一件事占据着他的心思。“主啊，”他恳求道，“中国人民从未听到过你奇妙的名字。帮助我们，哦，神啊，拯救我们！”

祷告完后，他高兴地站起来。所有的疑虑都消失了。他坚信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

他快速走上甲板，他对第一个水手打着手势说：“去，降低主帆的角。”

① 引自《马太福音》8:27；《马可福音》4:41——译注

这个人带着傲慢的表情看着他：“这里谁是水手？是你还是我？你认为你知道怎样航海吗？降低船帆是毫无道理的。一点风都没有。”

“会起风的，”戴德生坚持道，“天上的神会看顾我们的。照着做，赶快把帆降下来，时间不能耽搁了，否则船要撞到岩石上撞成碎片。快看！顶上的帆正开始扬起……”

这名水手吃惊地往上看。戴德生是对的。

“那只是一阵狂风。”他咕哝着。

“不管是不是狂风，主帆必须降下来！”戴德生严厉地说道。甲板上的其他人惊奇地看着。

“赶快！”船长大吼一声，“不要争了！”

突然，船改变了航向，鼓起滚滚的帆，朝着正确的方向驶去。他们又得救了！不久，他们就甩开了身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岩石。

“戴德生，要是一切顺利，我们将在大约一星期后抵达上海！”船长感激地说。



第十四章 抵达上海

1854年

晚上，一种神秘的寂静笼罩着上海这座大城市。突然，空气中弥漫着沉闷、刺耳的隆隆声，撼醒沉睡的城市。

戴德生立刻从床上坐起来。他听到了什么？他现在在哪里？他困惑地环顾四周。卧室的窗户嘎嘎作响。他出了一身汗。哦，他再次听到了那个声音，听起来像加农炮的射击声！

他屏住呼吸，把窗户上的帘子往旁边稍微拉开一点点，小心翼翼地窥探外面的情况。城墙都被照亮了，他能清楚地分辨出站岗士兵们的影子。他再次听到加农炮的射击声，房子的根基都在摇晃。戴德生缩了回来，他几乎不敢动，偶尔他看见有灯光闪动。尽管外面仍然一片漆黑，情况似乎很严重。过了一

会儿，当喧闹声停了，他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那可怕的喧嚣声之后，一切似乎变得那么安静！他感觉有些疲倦，一头倒在这破旧的枕头上。他的思绪又回到了昨天，1854年3月1日，这一天他终于踏上了上海这块土地。

当他站在中国人群中时，感恩的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淌下来。他茫然四顾。这里的人们看起来非常不同。他们个子矮小、黄皮肤、黑头发，他们大部分人留着麻花辫子直垂在背后。男人和女人都穿着蓝色的衬衫和裤子，头上戴着宽大的、黄色的草帽。苦力们在旅客面前深深地鞠躬，双手合上并且询问着什么。戴德生听不懂那些话。过了一会儿，他意识到，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在恳求为他们搬运行李。之后，他们把行李固定在用竹子做的扁担两头，用肩挑着离开了码头。

一瞬间，他就感到失望。码头上没有一个人来接他。实际上，他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当他看见远处飘着的英国国旗，他认识到那是英国领事馆，最后，他决定走去那儿。他一到达那里就发现邮局已经关门了。真是太糟糕了，因为他还不清楚是否有家里寄给他的信或者中国传教会——是这家传教组织派他来的中国——寄给他的钱。

但是，他很高兴，不管怎样，领事馆的人告诉他麦都思医

生的住址。他是来自英格兰最重要的传教士之一，但这位传教士不在家，他和他的妻子去旅行了。因此，戴德生不能亲自把从伦敦收到的信交给他。不过，他已经找到了一处住的地方。雒魏林医生，这个人已经设法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医院，非常友善并答应让他暂时住在他那里。是的，事情办得很顺利。戴德生睁着双眼，凝视着黑暗。雒魏林医生昨晚告诉他的事使他无法入睡。此刻上海的情形令人非常沮丧。这座城市控制在太平天国叛乱分子的手中，他们想要废除旧的中国传统。清朝皇帝已经派五万兵丁来攻打这座城市。双方在不断地交战中，这种情形下，住房、食品和燃料已经变得异常昂贵，他来中国来得非常不是时候。但是他毕竟有一个地方住，尽管这间房子正位于交战区域旁边，但他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外面依然安静。戴德生合上双手，闭上双眼。他轻声地祈求：“主啊，让我不要依赖人。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①”

* * *

亲爱的父母亲和妹妹们：

时间过得飞快，我已经在中国生活半年多了。生活并不总

^① 引自《诗篇》91:1——译注

是如意，战争的威胁仍然笼罩着。尤其是最初在这里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我到这来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几乎不能做任何事情。在我开始接触这里的人之前，我得先学习中文并了解中国的风俗。但是，我很高兴，事情都在改善之中。从8月30日开始，我不再跟维魏林医生住在一起了，我已经租了一处便宜的、木制的房子，靠近上海的北门，更靠近前线战场，但是我没有足够的钱去租更安全的房子。

这里一切东西都极其昂贵。我们的宣教组织中国传教会不能为我支付更多费用。同时，我正在赚钱，感谢在伦敦的皇家医学院，我再次开始了我的医学学习，并且我正在为他们做实验。在传福音的旅程中，我已经做过几个小的外科手术，有时这样的传福音旅程是跟包尔腾一起，他是我在上海遇见的一位牧师。这个好朋友的妻子不久前死于霍乱。

至于这房子，它建在水面上。每天晚上我把步桥拿进屋，并在身边点一盏灯，以防危险发生。而且，母亲你给我的救生衣就在我的床边，必要的时候，我可以穿上，跳进水里。

这座房子有几间房间。我有一名厨子和一名挑水工，他们为我工作，并且很尊敬我。我还有一名基督徒在为我工作，他叫司。他帮我翻译我的祷告词，并且为雇工和从附近来参加敬拜的人们读圣经上的经文。司还在教十名男孩和五名女孩。另外，

有一些人每天来我的医疗诊所。由于所有这些接触，我能够更好地用中文表达自己了。我跟住在这里的所有人一起每天祷告两次。我的中国话已经说得相当好了。

但是，我得老实承认，事情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我有时感觉非常寂寞。母亲，你要知道我是多么频繁地读你的信啊！父亲，你也可以偶尔写封信吗？我会非常感激的。一个人一直独处并不容易，但是我不想去抱怨。当我想到主耶稣，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①，我还有那么多。他的寂寞一定远远超过我所感受到的。请你们为我祈祷好吗？

你们的儿子和哥哥，

戴德生

① 参考《马太福音》4:38 和《路加福音》9:58 ——译注



第十五章 在中国内地传福音

1855 年

“先生，求你了先生，不要这样做！这是一个危险的计划！我肯定你不会活着回来。相信我们，通州城^①被称为‘魔鬼之城’，我知道那里的居民，他们已经杀害了许多外国人。”

两名中文教师双手合拢，哀求地看着戴德生和包尔腾。

“昨天我们没有碰到任何问题，”戴德生惊讶地说道，“我们甚至在内地向几千名拜庙中偶像的人传福音。如果我们不能向通州的人们宣讲有一位在天上的神比他们所有的偶像都更强大，我就无法多睡一个晚上。”

① 此处指现在的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译注

“这是真的，”包尔腾点头道，“你们知道吗？我和戴德生会自己去。你们两个可以回到我们停靠在长江边上的两条船上，等着我们。”

这两个中国人非常失望，在雨中走回到江边。这两名传教士可能认为他们太胆小以致不能陪同前往，但是那不是真的，他们今天的计划太危险了！

这两名老师一离开，戴德生和包尔腾跟他们的一名雇工一起，拿起他们放在袋子里的行李，上路了。他们携带了不少的福音小册子和圣经的部分章节，要分发给民众。“差不多一年前，这样的情况我简直无法想象，”过了一会儿，戴德生说道，“我很高兴我越来越熟悉中文。不仅在上海工作，而且还可以一起探访内地，这是一个好计划。”

“确实如此，”包尔腾点头说道，“而且……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一举两得。当我分发福音小册子和圣经章节，并且在传讲福音时，你还可以帮助医治病人。唯一的问题就是，今天的天气不是很有利，似乎雨开始下得更大了。如果我们只能在这样的泥泞中跋涉，恐怕我们晚上才能到达城里。”

“哦，先生……请看！”这名雇工惊呼道，“看那边的那栋房子，有出租独轮手推车和苦力。也许那是个好主意！”

“太棒了！”戴德生说道，“那是完美的解决办法。”他

坚定地朝着那些苦力走去，问他们是否可以雇他们去一趟通州。

苦力们深深地鞠躬，他们非常高兴能赚点钱。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从这破旧的小屋推出独轮手推车。

同时，他们自己的这名雇工紧张地走来走去。“嗯……先生……”他问道，想找到合适的词语，“嗯，你认为……我能……回到船上的那两名中文教师那里去吗？”

戴德生和包尔腾相互看了一眼。他们意识到，他们的雇工不敢再往前走了。

“你回去吧，”戴德生点点头，“但是我们还会继续前行。”

“看那边！”戴德生指了指远处。

一些人正站在城门口，看起来好像他们正忙着商量什么事情。但是，他们一看见这两名陌生人，他们就开始大喊大叫，“嘿，鬼子^①，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戴德生和包尔腾看见这些人正急速跑向他们，吓了一跳。

“滚出这里！你们是鬼子！”他们尖叫道。

在包尔腾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什么事之前，他的肩膀已被打得极其疼痛。一个醉醺醺的大个子男人狠狠地打了他一下。

① 鬼子指黑魔鬼。

一瞬间，戴德生感到惊慌失措。发生什么事了？

随即，他挺直后背，严厉地说：“把我们带到这个城的长官那里！”

他希望通过严厉的呵斥，能够镇住这些人。

“你想怎样？”其中一名大喊，“你以为我们会听你的吗？你们是一群太平天国叛军。你们来这里就是制造混乱。”

那个大个子、粗暴的男人威胁地走向戴德生。“你给我安静！”他警告道，眼里含着怒火，“我马上告诉你谁是这里的头儿！”他好几次疯狂地把戴德生摔到地上，随意拳打脚踢。然后他抓住这名传教士，用他粗大的双手掐着他的脖子，猛烈地来回摇晃。

戴德生喘着气，他想这个人会杀了他。

包尔腾看到他的朋友处在极大的危险中。他从袋子里拿出一本《新约圣经》，然后喊道：“你们想要这个吗？”

但是，这使这些人更加恼怒。

“什么？你好胆大！难道我们没有手铐吗？”这个大汉吼道。

“把他们拖到城里！”其中一个人喊道。

“不，我们在这里杀了他们！”另一个人大喊。

当这些残忍的人相互争论时，有一个短暂的骚动。

“包尔腾，”戴德生费力地说道，“想想使徒们。他们很高兴自己配得上为基督的缘故而受苦难。”

包尔腾感恩地向他的朋友点点头。

突然，戴德生想起了他身上有一张身份证明。他迅速地从口袋里把它拿出来，自豪地举起这张证明说：

“看我这里，它可以证明我们不是叛军！”

霎时，这些人目瞪口呆，没有想到他们会有那个证明。

“而且……我要求把这张证明呈交给这个城市的最高长官。”戴德生继续说道，“把我们带到他那里，即刻。”

这些人发了一小会儿牢骚，但是，随后还是带着他们两个——尽管很不愿意——到城里。

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管理城市那片区域的中国官吏的衙门前。他们想知道“这两个外国人是谁？他们看起来好像刚刚被打过，他们为什么在这里？”

当一个随从把戴德生的身份证明呈交给这位官吏时，包尔腾向聚集在衙门的民众发表讲话。他告诉他们关于救主的事情：他甘愿离开天堂，来到这罪恶的世界，拯救可怜的罪人。

这些听众都很惊讶。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任何这样的事情。

正当包尔腾讲到一半，这位官吏的随从返回来了。“已经

决定了，你的身份证明将呈到通州一位更高的官吏那里，他将作出决断。他住在这个城的另一个区域。”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戴德生发怒了。他不喜欢受到嘲弄。“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他愤愤不平地说道，“告诉你的官老爷，我们要求用轿子把我们抬到那里。我们已经在城门口遭到暴打，这段行程我们吃不消。”

这名随从跑回去把这个要求告诉他的主人。不久之后，戴德生和包尔腾在摇摇晃晃的轿子里被抬到那位大官老爷那里。

当戴德生和包尔腾在那天夜里回到长江边并敲响他们租来的船的窗户时，他们十分疲劳，但深深地感恩。他们再次安全地回到家里。

当两名中文教师和那名雇工看见这两名传教士上船时，他们都目瞪口呆。

“那怎么可能？难道通州的那些残忍的人没有杀了你们？”那名雇工结结巴巴地说。

“正如你所看到的，主拯救了我们，”戴德生说道，“当我们在城门口受到一群粗野的人攻击的时候，我也一度在想事情是不是搞错了。我们首先被带到一个官老爷那里，后来我们被带到陈大老爷的衙门。他是这个城里的最高长官，并且对我

们很友好。我们告诉他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他想和我们一起喝茶并且给了我们一些东西吃。我们给他和他的官员们一些《新约圣经》。然后，我们被允许进这座城市并且可以分发我们的福音小册子给我们想给的任何人。”

在后方留守的三个人无言以对。

“当你们走出这座城时，难道没有人揍你们吗？”那名雇工怀疑地问道。

“没有。自从我们离开那位官老爷住的衙门的那一刻起，就有卫兵保护我们。他们一直把我们送到河边。因此，在我们的第五次旅程中，他没有让我们受到羞辱，是他呼召我们从事这项事工的。”

沉默了片刻，然后这五个人虔诚地跪下来感谢神，他是如此伟大和慈爱！



第十六章 做一名真正的中国人

1855 年

传教士帕克坐在桌子旁，在他奋笔疾书时，他的脸由于愤怒而涨得通红。他无法再容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因此他决定写一封信。自从 1854 年以来，他与妻子和三个孩子一直住在戴德生在上海的房子里，到现在几乎快一年了。他亲眼看见戴德生从宣教组织那里收到的钱几乎不能糊口。如果麦都思医生不提供他的房子给他们住，他和他的家人以及戴德生甚至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宣教组织的董事会是怎么想的？他们在英格兰做几个决定很容易。他们应该来这里，亲自看一看实际情况。他们还没有对戴德生所写的众多信件给出一个正面回应。这也是为什么他决定由自己亲自写一封信来支持他的朋友。他信中

的语气很尖锐。他一定要让宣教组织知道，他们这样对待他们的雇员会使在中国的其他宣教组织感到震惊，而且英国圣经协会渴望与戴德生合作。帕克医生很高兴他不是依赖于中国传教会，尤其是现在，他不久将担任宁波一家医院的医生。

他的笔在纸上飞快地写着。

* * *

与此同时，戴德生走下楼梯进入地下室，他总是在那里预备药品。“今天必须要做……”他轻声地对自己咕哝着，“我已经想了很久。”

自从他的生日之后，他一直在思考这个想法，就是要适应更加中国化的生活方式。他的雇工们已经称赞他能那么娴熟地用筷子吃东西。他们问他：“你为什么不穿我们的服装呢？而且，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头发扎成辫子呢？”

他笑着说：“扎个金色的辫子不能使我成为一个中国人。毕竟，中国人不是都是黑辫子吗？”

但是，他越来越多地思考着这个想法。麦都思医生也建议他穿中国服装，尤其是在中国内地。那样，会有更多的机会让中国人接受他。麦都思医生自己有过那样的经验。

他已经买了中国服装，而且今天他计划把他金色的头发染黑。现在他的头发长到已足够编辫子了。

他仔细地排列好这些材料，准备在工作台上配制染发剂。他拿起研钵和杵，然后他准备加氨水。然而，瓶子放在很高处。戴德生踮起脚尖，他刚刚能用双手够到那个大瓶子。当那个瓶子被放在工作台上时，他感到很高兴。他仔细地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紧软木塞，小心翼翼地把软木塞从瓶口拔出来。他知道没有人那样做过，他必须非常小心。他正在做一件危险的事，因为如果软木塞被快速拔掉，瓶里的液体会喷到他身上，那是致命的。

他没有取得成功。他的双手被汗水湿透了。他决定再试一次，然后……

* * *

“救命啊，救命啊！”

帕克医生跳了起来，吓得发抖。发生什么事了？他听到雇工们的尖叫声。而且……他也听到戴德生的声音！他把皇冠笔丢在写字台上，冲到楼下！喧闹声来自厨房。

当他看到那里发生的事情，他屏住了呼吸。戴德生的头、肩膀、两条胳膊泡在大水桶里。当他从水中出来，他打了个喷嚏，但立刻又潜回到水里。雇工们来回奔跑、尖叫，每个人都处在恐慌之中。

当帕克医生看见戴德生的脸完全肿起来的时候，他害怕极了。他几乎认不出戴德生来了。

“氨……氨水”戴德生结结巴巴地说。

然后，帕克医生明白了一切。戴德生被烧伤了！

“一直用水冲洗，我马上回来！”他大喊道。

他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地下室，从架子上拿起一瓶油，跑回厨房，并立刻开始把它涂在戴德生身上。

“这里，戴德生。特别是你的眼睛上。那很重要，我知道那很痛，但我们必须这样做！”

“给我鸦片，”他吩咐其中一名雇工。他看到戴德生几乎无法忍受这种痛苦。

“吸进去，戴德生，”他断然嘱咐道，“这与你的性命攸关。”

戴德生很艰难地用鼻子吸鸦片。一会儿，他好像就失去了意识。帕克医生和雇工们小心翼翼地把他抬起，放在床上。

“确保屋子里有足够的冰块，”帕克医生吩咐道，“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戴德生凉快，不只是一小会儿，而是今天白天和晚上。”

戴德生非常生气，他把刚刚读过的信放到桌子上。这是他发生事故之后的一个星期。“这么多麻烦，”戴德生气愤起说道，“所以，我们不得不很快离开这所房子，因为，它将被租给其他新来的传教士们。新的租户已经在路上了，而我们才刚刚得

知！那怎么可能？”

帕克医生点点头：“事情就是这样，戴德生。”

“我猜是这样，这对你不是问题，”戴德生抱怨道，“你明天一早就要去宁波，但是我还得去另找一个住处，而且我哪来这笔钱呢？”

帕克医生直瞪瞪地看着戴德生。然后他平静地问：“戴德生，当有问题的时候，神曾经让你失望了吗？难道他没有在你所有的困难上帮助你吗？而且，你上次烧伤恢复得这么快，你得感谢谁？难道这次，这同一位神不能为你找到一处房子吗？”

戴德生羞愧地低下了头。他的朋友是对的。他不得不起约伯说过的话——“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①他不应该丧失勇气。在上海找一处负担得起的房子确实极其困难。但如果这是神的计划，他一定能够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你知道吗？”帕克医生提议道，“你跟我一起向我宁波新住处的方向走一程，怎么样？等你到了杭州湾我们再说，谁知道你可能会在路上遇到什么情况？”

突然，戴德生感觉到新的勇气。帕克医生的建议并不坏。

^① 引自《约伯记》5:19——译注

你永远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明天跟你一起出发走一程，”他下定决心，“谢谢你明智的建议。”

* * *

第二天早上在麦都思医生的房子里，帕克一家和戴德生坐在破破烂烂的厨房中。空气中飘着茉莉花茶的芳香，雇工们正忙着打包最后一件行李。

帕克一家人刚刚欣赏了戴德生的中国服装。他们敬重他穿着这套中国服装，因为这迈出了很大一步。并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欣赏戴德生这样做。他下定决心要坚持到底，尽管事实上他没有选择。一名中国理发师把他的头发染得漆黑，并且给他编了辫子。这个人在未来的几天会跟着戴德生，直到戴德生能自己编辫子。

他们都感觉到有一点伤心。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吃早餐。新的未来摆在他们所有人的面前，它会带来什么？他们不知道，但神知道。

一名雇工敲了敲门，走进厨房。他深深地鞠躬。“一切都准备好了，先生。”他礼貌地说。

帕克先生向其他人点点头，说：“朋友们，该走了。”





第十七章 一位新朋友

1855年—1856年

1855年12月2日

亲爱的母亲：

自从帕克医生去了宁波，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怀念我的朋友们和他们的孩子。但我不得不说，自从他们离开后，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神的爱。主是慈爱的。我不仅在上海租了一处房子，而且在过去几个星期，我还在崇明岛租了一套房子（大约离上海六十公里）。有一百万人生活在那个岛上，他们从未听说过神。多亏我打扮成中国人的模样，我变得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我还得习惯我的前半部分头发被剃光。哦，太阳会怎样暴晒我的头，我像当地人一样常常打着伞防晒。我越来越擅

长用丝带编我的头发。但是穿着滑底的中国鞋走路还是很困难。我习惯了穿肥大、宽松的裤子。它们看起来不太好看，但我乐意穿，因为它们能帮助我，使我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

也写点不愉快的事情。崇明岛上的其他医生和药剂师嫉妒我的成功。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把我赶走，而且他们成功了。我在那里干了六个星期后，一名英国领事催促我离开，否则我要交五百英镑的罚金。他们的理由是我在允许外国人租房的租界以外租了一处房子。所以，我只好回到上海。我内心痛苦地离开了那里的人们。他们还有许多问题，但是神之道的种子已经撒在那里，并将会留在那岛上。神会亲自照顾这些果子。

但是，我也有高兴的事情要告诉你。有一名年轻的男子想要受洗。我无法告诉你那给我带来了多少快乐。我唱起歌来：“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①

亲爱的母亲，不要太担心我。神已经赐给我一位新朋友，传道者宾惠廉。他是一位年长的人，他给了我许多好建议。他就像我的属灵父亲。而且，我再次从英格兰的威廉·伯杰先生那里收到了钱。这位绅士衷心地关注在中国的宣教工作。通过这种方式，主证实了他的话——“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②

① 引自《路加福音》1:46-47——译注

② 引自《诗篇》81:10——译注

请你继续为我祷告，好吗？

爱你的儿子，

戴德生

早晨天还蒙蒙亮，一缕灰色的烟雾慢慢地从河面升到晴朗的空中。鲍尔斯船长的船停靠在高山和像梯田一样的山谷之间。

“你看多美的景色。”戴德生对他的朋友宾惠廉说，此时他们正站在后甲板上。

“我从未见过这么高的仙人掌。你看这些棕榈树和其他的热带树木！”

“这里真漂亮。但不幸的是，不能这样评价汕头这座城市，明天我们将在那里登陆。如果鲍尔斯船长所告诉我们的是真实的话，我们将遇到一群粗鲁、野蛮和败坏的中国人。人的生命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他们靠鸦片和贩卖妇女、奴隶为生。”

戴德生说：“我们恰恰在上海碰到这名基督徒船长，答应免费把我们带到汕头，这确实不同寻常。毕竟这是一趟八百公里的旅程！”

“的确如此。但我发现，很明显的是，我们都深深地确信，主已经呼召我们去那里，尽管我们彼此没有讨论过这一点。”

“的确是这样，”戴德生笑道，“我一直受这个想法困扰，

就是三个月后，我不得不跟你说再见。因此，我拖了尽可能长的时间才告诉你，神已经呼召我去汕头。”

“但是，我很高兴你开始谈论这件事情。因为我发现独自去那里非常困难，而且也难以向你道别。”

“我们只是微不足道的人。我们不理解神，但是如果他呼召我们去一个如此败坏的城市，我坚信他在那里有工作要我们做。”戴德生热切地说，“我希望明天能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1856年3月12日，抵达汕头。”

* * *

不久，戴德生和宾惠廉在汕头找到一处住处。他们试图尽快与人们接触。他们每天都周游在这座城市中。

“去吧，与神同行，戴德生。”有一天，当戴德生告诉惠廉，他想去山里一个偏远的村庄时，惠廉对他说。

“谢谢您，宾先生。我希望我能够把神的信息带给那里的人们。你们今天会发现我几个星期以来的高强度的语言训练的果效。嗯，如果人们听不懂我的话，我希望我的雇工会帮助我。”

他把一袋福音小册子扛在肩上，跟他的助手一起，从天花板的洞口爬出去。他们踏上摇摇晃晃的梯子，一阶一阶地走下去。

戴德生和宾惠廉已经完全习惯了他们在汕头这处简陋的房子。他们不介意这房子在一家香火店上面。他们更愿意住在贫

穷的中国人当中，而不是住在城市的昂贵区域——大部分外国人住在那里。他们感觉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因为这里有传讲神话语的机会。即使是在这家香火店里！

走了半个小时之后，戴德生和他的雇工看见远处就是他们要拜访的地方。

他们一进这个村子，戴德生就问一个路过的人：“这里也许有学校？或者，你认识住在这里的一位老师吗？”

这位年长的男人粗声粗气地回答：“我们？学校和老师？我们太穷了，负担不起那些东西！”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指着他那破烂、磨损的裤子。

戴德生直视着那人的眼睛，说：“如果你少抽点鸦片，你会这么穷吗？或者，如果你少给你的偶像一点钱呢？你求神拜佛给你带来什么了？你的偶像听你的吗？”

有一小会儿紧张的沉默。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戴德生和他的助手周围。不久他们周围挤了四十个人。

突然，一个愤怒的声音大声地说：“这个陌生人说的是对的。我们的偶像给我们什么好处了？我们生活在赤贫之中。这里除了麻烦和悲伤，一无所有。”

“但是我认识一位神，他是值得荣耀的，”戴德生毅然说道，“他是创造天和地的神，而且，他每天都在看顾他所创造的万

物，他已经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每天都在犯罪抵挡这位神，但是他愿意而且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他也能拯救你们脱离本该承受的刑罚。如果你相信这位神，他会在今生照顾你，也会在来生照顾你。”

这些人惊奇地盯着他看。

“你所拜的是哪一位神？”他们好奇地问道。

“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我这里有我侍奉的神的话语。你们里面谁识字？”

有两个人走上前来。

“这里是一些福音小册子和一部分神的话语。你们能把这些话念给其他村民听吗？我希望下次能回来告诉你们有关这位神的更多信息。”

这两个人感激地接受了这些书。

戴德生和他的助手充满勇气地继续赶路。

几个月后，戴德生俯身在野花号船的栏杆上，享受着安静、凉爽的风。他凝视着像镜子一样的水面。他是多么的累啊！这几个月的酷热使得他完全精疲力竭。有好几次，汕头是那样酷热，好像太阳要烧穿他们简陋房子的金属屋顶。他们常常受到蟑螂、跳蚤和其他昆虫的困扰。

戴德生颤抖着。是的，有的时候他感觉非常困难。汕头确实是一个堕落的城市。他常常晚上睡不着觉，因为他听到附近房子里传出年轻的妇女们遭受暴打的声音。哦，福音的需求非常大。他热切地希望自己不久还会回到这里。

迄今为止，他和宾惠廉已经做了许多的工作，也有果效，许多人已经接触到了福音。他也已经帮助了许多生病的人们。主已经祝福了他的工作，而且，他们未受到任何攻击和侵犯。

但是现在，他得先去上海为一位官老爷取药，他得了一种不可治愈的疾病。上海的其他医生也无法再帮助这位官老爷，所以，他已经询问了戴德生，是否他能治好他。

戴德生静静地摇了摇头。不，他不能治好这位官老爷，但是神能够祝福他将要去上海取的那药，让他得益处。

戴德生微微一笑。有时他不能理解自己。船上的平静给他带来很多好处。然而，他非常感恩他们快到上海了。实际上，他从未让自己真正放松过，中国仍然有如此大的需求。

船一停靠码头，戴德生就第一个下了船。他径直走到仓库，那里存放着他所有的设备和其他重要的药品。他揣测仓库还会剩下哪些设备，因为这里曾经发生过偷盗。

当他到达仓库的办公室，他得到了一个令人痛苦震惊的消

息。当经理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非常失望。一场特大的火灾摧毁了这间仓库，存放他的设备和药物的那个库房也在这场大火中烧毁了。

泪水涌上戴德生的双眼。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这些药品，现在一切都没有了。在上海不可能买到这些新药品，因为这些药品太贵了。

“主啊，帮帮我，”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怎么继续工作？这儿发生的一切都是针对我的。”

这句话吓了他一跳。他好像看见在他的思绪中使徒保罗正站在他面前。他经历了多少苦难！保罗说了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戴德生很惭愧地合上他的双手。“主啊，”他祈求道，“请帮助我。你没有什么不可能做到的。”

他决定去宁波，也许他的朋友，医院的医生帕克，可以给他提供那些药品！

第十八章 在宁波工作

1856年

宁波城里的房子笼罩在闷热之中。许多人到河里避暑去了，但有两个人正在帕克医生的后花园忙着交谈。

“我是多么高兴，我的朋友，”帕克医生对戴德生说道，“你又和我们在一起了。我妻子和我常常想知道你的情况。显然我们有很多理由要感谢神。当我听到在犯罪猖獗的汕头城里你的处境是那么危险时，我们可以笃定，是神一直在保护你。但是，当你听到在上海你的所有设备和药品都被一场大火烧毁时，你一定相当的失望吧？”

“是的，我还没有告诉你所发生的一切情况。”戴德生小心翼翼地，同时他摇动着纸扇，想凉快凉快。

帕克医生好奇地看着他。

“正如你所知道的，”戴德生继续说道，“在7月22日到达上海之后，我本来可以在三天或最多四天内到达宁波。但是神用非同寻常的方式带领着我。因为大运河的水位低，我想乘坐的来宁波的船无法起航，所以我被迫走到这里。这花了我三个星期的时间。在路上我可以传福音和分发福音小册子，但这是一次艰难的旅程。我的苦力们都不愿意再为我挑行李了，因为他们说他们太累了，对此你怎么看？实际上，他们是对鸦片上瘾了。你能相信，我忠实的雇工岳西，竟然偷了我很重要的东西？”

“你确定吗？”帕克医生打断他说。

“是的，千真万确。他偷走了两块表、我的相机、照片和一些医疗仪器、我的口琴和几本贵重的中文书，甚至连衣服都给偷了。不过这些事我都能对付。可是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我还丢了我母亲送给我的那本圣经。”

“是吗？”帕克医生激动地说，“那你一定立刻去官府报了这起盗窃案也追回了被盗物品吧？”

戴德生摇摇头说：“不，我不会那样做。你想知道为什么吗？我一直在为岳西的悔改归正祷告。如果我把他告到官府，岳西最终会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他再也感受不到基督了。我不

能有那种念头。因此，我没有告他，相反我私下里寄给他一封信。我告诉他我不会告他，因为基督说过：‘要以善报恶。’”

帕克医生感到如鲠在喉。

“戴德生，”他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你对他所做的，就像基督对那些逼迫他的人所做的那样。而我经常太过急躁。愿神祝福你的宽容和忍耐。”

这位医生闭了一会儿眼睛。坐在他旁边的这位好友，因遭受盗窃而穷困潦倒，要是他能帮助戴德生就好了。突然，他的眼睛一亮，他有一个绝妙的主意。他一跃而起然后说道：“戴德生，听着！我有一个计划！你愿意为我们工作吗？作为随叫随到的医生，我负责货船上的病人。在这事上你可以帮助我，而且新医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家医院建在盐门外的河边。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省下钱来买新的医疗器械和药品！”

戴德生感激地看着他的朋友，点头说道：“如果这是神的旨意，我将乐意去做！”

当戴德生轻轻关上身后帕克家的前门时，太阳刚刚升起。他希望早上很早开始在医院的工作，这样他可以在下午早点离开。然后，他能够和祝恩赐在宁波各处的茶楼的露台上传讲福音——祝恩赐这位新朋友，像他一样，是中国传教会派遣过来的。

嗯，这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传福音，因为他首先必须提高说这个地区方言的水平，但借着跟祝恩赐和另一位传道弟兄高夫一起外出传道，这种方言他已经说得不错了。

但他还是不如玛利亚·戴雅说得好，她是宣教士们建立的第一所女子学校的一位老师。当他想到她时，他的内心充满了温暖的感觉。玛利亚……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是他没有一天不想到她。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和她姐姐跟艾迪绥女士住在一起，这位妇人是这所女子学校的校长。

他想知道她怎么看他。她总是很快乐，对他很友好。但他很想知道，她是否对他怀有爱意。

他真得喜欢每星期看见她几次。再过两天，他又要再见到她。艾迪绥女士和这两名老师每个星期要同帕克一家共进一次晚餐。而且，更有利的是，玛利亚也是祝恩赐和祝玛丽的朋友，因此，他经常在他们那里见到她。当戴德生和祝恩赐拜访宁波城外的村子时，祝玛丽也在村民家里拜访中国妇女们。通过与她们一起喝茶，她尽量和她们谈论福音。但是她的方言说得不够好，所以玛利亚陪着她。

戴德生确信一件事：玛利亚·戴雅会是他非常优秀的妻子！她也有一颗宣教的心，她的父亲做了十六年的传教士。可悲的是，

她的父母亲在那个时期都去世了。

有点遗憾的是，多多少少关照着玛利亚和布雷拉的艾迪绥女士非常专断。她是一位非常好的女校长，但她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女人。她已经明确地告诉戴德生，她认为戴德生穿着中国服装是愚蠢的行为，而且他留长头发编成辫子是完全错误的。显然，他不能期望艾迪绥女士对他持肯定的看法。她当然不会允许他和玛利亚之间的感情交往。在他的头脑里，他可以轻易地描绘出玛利亚的样子。她有美丽的浅棕色头发。

戴德生到达医院，结束了他愉快的沉思。

在繁忙的一天结束后，戴德生非常沮丧地坐在他的新住所里——那是位于桥街一间教室之上的阁楼。这间屋子过去一直租给他的朋友宾惠廉。可怜的宾惠廉。戴德生想知道，这一刻他正在做什么。他刚刚收到一封宾惠廉的来信——从监狱里来的！宾惠廉与其他两名中国同工一起被官府拘捕，投入了监里。那也是为什么宾惠廉严重警告他不要回汕头。现在那里非常危险，尤其是对外国人。

但是，如果他不回汕头，神要他做什么呢？他要待在宁波，直到主向他显明另一条路吗？难道他只是继续看护教室里的孩子们，并给贫穷的人们发放食物吗？确实，每天大约有四十到

七十个人因饥饿而来，否则他们就要饿死。晚上，他们使用教室作教堂，因为他们也渴慕神的话语。不，现在的问题不是他没有什么事做，而是他迫切地想接触更多的中国人。中国太大了，他不能仅仅只是停留在宁波这块地方。

他不再担心财务状况。英格兰的伯杰先生刚刚又给他寄来六十英镑。利用那些钱，他可以购买所需药品和医疗设备。所以，实际上，他现在不必待在宁波工作赚钱。

他最近常常体会到有某种不安。他问自己在这里他是否还有像在家里一样的感觉。他已经注意到其他传教士更加频繁地要求来这里带领敬拜。这让他很苦恼。他们为什么那样做？毕竟，作为一名宣教士，他已经有超过三年的经验，并且他能流利地说出几种中国方言。然而他感觉自己常常被忽略。难道这是因为他没完成医学学习吗？

戴德生擦去额头上的汗。他很累，而且心情阴沉，似乎一切都在跟他作对。一直以来，艾迪绥女士变得越来越不认可他。他和玛利亚之间的感情该怎么办？他越来越爱她，但问题是她是否能成为他的妻子。在他头脑里，他能听到艾迪绥女士在说：“首先，你要确定你能负担起一个家庭，戴德生先生。”实际上，她是对的。他从他的宣教组织得到的薪水不仅太少而且相当的不稳定，无法负担一个家庭。那么他应该去哪里？哪一个宣教

组织愿意接受没有完成医学学习的人呢？如果他返回英格兰先完成他的医学学习，那样会更好吗？他确实意识到，他不能为派遣他的宣教组织长期工作了，尤其是他有可靠的消息来源，听说他们的组织在借钱来支付传教士们的薪水。那是他想要的吗？绝对不是。难道神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照顾他们吗？

戴德生不安地把椅子往后一移，站起身来，在他的屋子里踱来踱去。他的未来在哪儿？他不再清楚。难道他不得不放弃所有的宣教工作，回英格兰当一名普通的医生吗？

他的眼睛在墙壁上徘徊，直到……他的目光落在两张莎草纸卷轴上。在一张书卷上写着“以便以谢”，意思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另一张书卷上写着“耶和华以勒”，意思是耶和华必预备。

他突然觉得很羞愧。哦，他表现得好像他必须靠自己解决所有的问题一样，这真让他心痛。难道他对神如此的小信？难道主曾经弃他于不顾吗？

“主啊，”他轻声说道，“原谅我，请你坚固我的信心！”



第十九章 欢乐与悲伤

1858年

1858年4月15日

亲爱的母亲：

所罗门写道：“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我完全同意。我和玛利亚在一起非常高兴。我经常回想我们婚礼的那日，1858年1月20日。这真是一个奇迹——尽管所有的障碍都阻止我们的婚姻——神亲自把玛利亚和我带到一起。你不能亲眼看到她，我真觉得遗憾。她穿着简单的带头纱的灰色礼服，是那么漂亮的一位新娘。

只有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主会让我不要离开宁波。那是要把玛利亚和我带到一起！不幸的是，我病了一段时间，那也是

为什么你有几个星期没收到我的信的原因。感谢神，我现在好多了。起初，在我们蜜月结束时，玛利亚得了斑疹伤寒。我与祝玛丽——我的朋友祝恩赐的妻子——一起照顾她。在前几个星期，她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但是现在她好多了。那之后，我也病了。现在，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我们能照顾我们自己了。哦，母亲，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爱玛利亚。住在桥街我们的小房子里，我们非常幸福。我们翻修了房子的几处地方，重新铺了地板，并且我们买了中式家具。这里也有一个药房，这样我可以照顾鸦片瘾君子们。晚上，如果可能，我会举办传福音的聚会。总之一句话，在中国有很多事情做。

但是……我还有更大的消息。如果一切顺利，一段时间之后，你将会有一个孙儿。母亲，请你为玛利亚和未出生的孩子祷告。请你恳求主让一切顺利。也代我们问候父亲、贺美和路易莎。

你的儿子和儿媳，

戴德生和玛利亚

宁波桥街这间教会的屋子里异常安静。一小群人正坐在暮光中，听戴德生讲故事。他们非常专注地听着，闷热的天气根本干扰不了他们，甚至从开着的窗户飞进来的那讨厌的蚊子，也无法令他们分神。

这位传教士告诉他们，有一个儿子求得了他应当继承的家产，然后离开了他的好父亲。一远离家，他就过起邪恶放荡的生活。不久他的钱就花光了，他几乎饿死。是的，这些人非常清楚什么是饥饿！

这个少年决定回到父亲那里去。在家里，一切都要好得多得多。但是，他的父亲还愿意要他回来吗？

在他们的想象中，他们看见父亲站着，手搭凉棚，举目凝视着远方，看看他的儿子是否在回家的路上。当他的儿子确实回来了，他的父亲紧紧地拥抱着他！但是屋子里的这些人根本无法理解这个故事。

“以这种方式，神等待像你我这样的人，因为我们都离开了他。”戴德生对他的故事总结道，“神仍然是慈爱的，他把他的儿子，就是主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这样的人。”

安静了片刻，突然，倪永发站起来，并且带着泪水悔改认罪：“各位，我想你们大部分人都认识我。我是个棉花商。我寻求真理有好几年了，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安息。但是，我今天晚上所听到的就是真理。我坚信那就是真理！我内心能感受到这一点。从现在起，我相信主耶稣基督。”

那天晚上，人们带着深刻的印象离开了教会的这间屋子。

戴德生诧异极了。最近一段时间，还有更多的人生发出了

信心。不仅有编篮子的党某、邱老师和他母亲，还有农夫王某以及画家王来俊。他们承诺要在他们认识的人中传播福音。他们想终生为福音效力。倪永发也想加入这个小组吗？

戴德生不久就得到了答案。当其他人一离开，倪永发就走向他并问道：“先生，你能跟我一起去拜访一次直到最近为止我一直在领导的那个教派吗？我想告诉他们天上有一位神，他拯救人。”

“当然可以，我愿意去做那样的事情，”戴德生带着意外的惊喜答应道，“当你想去的时候，告诉我一下。”

“谢谢您，先生，”倪永发礼貌地回答，深深地鞠了一躬，“我可以要一本《新约圣经》吗？我想学习神的话语。”

几天后，他们走在去往此处佛教教派的路上。突然，倪永发问：“先生，我可以问你一个奇怪的问题吗？英格兰人知道福音有多长时间了？”

戴德生吃惊地看了这位棉花商人一会儿，但是随后他理解了这个问题。“已经有好几百年了，倪。”他谨慎地说。

“但是，先生，为什么英国人没早点来我们这里，告诉我们有得救的指望？我父亲寻求真理超过二十年，但他从未找到，最后他在绝望中死去……”

这些话深深地触动了戴德生，他羞愧地低下了头。他的同胞让中国人民在对救恩的无知中待得太久了！突然，他确定：他必须留在中国。不仅仅是作为一名医生或者药剂师，但更重要的是，他要为基督赢取更多的灵魂。他再次感到中国人民有极大的需要。他不能独自做这个伟大的工作，他需要更多的传教士来这里。每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死去，他们从未听到过这一位的名，借着他一定能得救！

1858年10月

亲爱的母亲：

我们有一些非常伤心的事情要告诉你。戴德生要我告诉你，我们的小婴儿，我们期待了七个月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夭折，被神带回家了。我们非常伤心，但并没有失去希望。神知道你和我们多么恳切地为这个孩子祈祷。请你为我们祈求神，叫我们远离悖逆的想法，好吗？我们有太多的理由感恩。这里有越来越多的人悔改归正，我们甚至建立了一个小教会。人们要成为一名基督徒在言行上必须牺牲很多。星期日尤其是一个问题。根据神的律法，那天他们不可以工作，但那意味着他们没有生计。因为这个原因，一些人不想加入这个教会，因为戴德生在这一点上非常严格。感恩的是，也有人愿意为此做出“牺牲”。

我们现在也开办了夜校，在那里人们可以学习读《新约圣经》。神是良善的，我们仍然得到那么多的祝福。他也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孩子那么小就死了。代我们问候大家。

爱你的儿媳，

玛利亚





第二十章 奇迹再现

1859年

7月31日，星期日，宁波的大街小巷能听到激昂的喧闹声。这座城市笼罩在一种可怕的紧张气氛中已有好几天了。四十度的酷热使人们的热血更加沸腾了，他们很愤怒。他们在想：这些外国人是怎么想的？他们会利用我们吗？他们会把我们的孩子带走或者卖了当苦力吗？

人们只想做一件事，就是报复。撵走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

有时候，他们通过猛敲这些外国人的房门来表达他们的愤怒。在桥街也一样喧闹。

戴德生一次次通过他卧室窗帘的缝隙偷看外面，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主。他和玛利亚站在那里，无能为力。救他们的唯一

办法就是停靠在后门的那条船，如有不测，他们只得逃走。于是他在卧室的窗户上挂着一条绳子，在紧急情况下，他们可以利用这根绳子把自己坠下去。但是他们不能用这些办法逃跑，因为他们的婴儿随时可能出生。

戴德生轻声地对玛利亚说着鼓励的话。

他听到楼下房间里有人在歌唱。他的朋友祝恩赐正带领着一个敬拜。哦，戴德生确信他们一定会为玛利亚和要出生的孩子祷告。这给了他很大的勇气。

他的思绪回到去年二月。那时玛利亚正处在死亡边缘。他真的认为会失去她。当时他在去医院的路上——想去问帕克医生的建议，仿佛主强有力地对他说：“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①主守护玛利亚，使他又得回了妻子，这真是一个奇迹。自从那一次之后，这节经文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今天的情况也一样，他不能带着有身孕的妻子逃离。他的心里有平安。毕竟，神是信实的，并且他总是成就他所应许的。

屋子外面，一个尖锐的声音喊道：“外国鬼子们去死吧。”屋子里面，祝玛丽已经准备好做助产士，她意味深长地对戴德

^① 引自《诗篇》50:15——译注

生点点头。孩子出生的时间到了，没有人关心屋子外面正发生的事情。没多久，戴德生怀里抱着他的小女儿。

“玛利亚，”戴德生深深感动地说道，“我一直渴望并祈祷，我怀里能抱着一个长得跟你一样的小女孩。神听了我的祷告！这是我们的戴存恩！”

* * *

几个星期后，戴德生和玛利亚不知所措地看着帕克医生，他沮丧地坐在他们面前。他们几乎无法相信他告诉他们的事情是真的。他们仍然完全沉浸在小存恩诞生的奇迹之中。他们的小女儿现在三个星期大了。然而，当他们的家里如此充满喜乐之时，极大的悲痛却跨入了帕克医生的家。他的妻子突然死于霍乱。

帕克医生双手紧握，盯着地板。他不知道怎样继续生活下去，作为一个男人，他如何照顾他的四个孩子？过去五年，他一直忙于医院和他自己私人诊所的工作，这间诊所运营得非常好。他感觉好像自己处在穷途末路，而且，他的一个孩子生着重病。因此，他已经决定带着全家尽快回到苏格兰他父母那里。然而，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医院的事情和这些病人。他本来想把责任转交给戴德生，但是他从哪里能得到所必需的资金，让业务运营下去呢？

“我认为，戴德生，”帕克医生沉思道，“我们不得不关闭这间有五十张床位的医院。我不愿意这样做，但我看不到其他出路。你怎样支付员工工资和维持运营所需要的一切花费呢？我可以确信，每天的各项花费，还有病人的药品和人员工资都是非常高的。”

戴德生用他柔软的鞋随意地在地上画着一些数字。他的头脑中蹦出许多想法来。难道这间医院就因为没有足够的钱而要关闭吗？神不是应许“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吗？这位神曾经让他羞愧过吗？没有，从来没有！“靠着神的帮助，我愿意接管医院和药房。”他毅然地说道，“我不会放弃对他的信靠，我不愿意也不能那样做。”

* * *

戴德生不想浪费任何时间。第二天他立刻召集全体员工到医院的一间屋子里。他诚实地告诉他们，他不能确定在未来他是否能够像帕克医生以前做到的那样支付他们的薪水。

“请告诉我，”他问道，“你们愿意把你们对未来的信靠建立在神里面吗？或者你们敢不敢那样做？”

有一种令人尴尬的沉默持续了一会儿。戴德生直视着全体员工。很快，几个助理走上前来表示愿意接受他的提议，随后有更多的人表示赞同。也有几个员工不愿继续在这里工作。感

恩的是，这样的员工并不多。

戴德生那天带着感恩的心离开了医院。他坚信，有神的帮助，他会成功！

几个星期之后，戴德生站在那里，看着刚刚收到的那个信封的里面，一言不发。真是难以置信！信封里装有五十英镑！还是著名的伯杰先生从英格兰寄来的。自从这个人从《收获者》上读到有关岳西抢劫的信息后，他已经寄来好几次钱了。去年，戴德生已经从他那里收到超过三百英镑的钱。当他继续读信的时候，泪水涌上他的双眼。伯杰先生的父亲去世后，给他的儿子留下一大笔钱。伯杰先生想把这些钱花在对神的国度的侍奉上，他写道：“如果你在中国需要更多的钱，请告诉我……”

戴德生以他最快的速度找到他的妻子。“玛利亚，”他动情地说道，“几天前我们的厨子告诉我们，他已经开始用最后一袋米了，你还记得这事吗？现在请看，我们收到什么啦！五十英镑！”

玛利亚惊讶地用双手捂着嘴。

“是真的吗，戴德生？”她惊叫道。

“是的，千真万确。主许诺过的：‘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

自从我们负责这间医院和诊所之后，我们的工人们每天都在祷告。我深信这是对我们祷告的回应。”

那天，戴德生收到大额钞票的奇迹像野火一样传遍整个医院。病人们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真是太神奇了！

第二十一章 重返英格兰

1860年

“玛利亚，如果我们能找到五个人以上，未来我们就可以向更多的中国人传讲福音。”当戴德生透过小小的圆窗凝视着无穷无尽的远方时，他叹息道。他什么也看不到，除了水还是水。他与玛利亚一起正坐在他们在禧年号帆船上的隔间里。太阳的光芒照射在蔚然的海面上。离开中国，已经有好几天的航程了。他们希望在几个月后到达英格兰。玛利亚点头同意。“我知道，戴德生，”她平静地说，“但是，请试着放下你的工作。我们不是徒然离开中国的。你极度需要休息！每天我们都在祈求神，或许我们可以在英格兰找到五个愿意去中国当传教士的人。你要有一点点的信任。此时此刻尤其重要的是，你要重新恢复你

的体力。帕克医生离开中国之后，你工作太卖力了。难怪你的身体在抗议了。别忘了，现在你还在患肺结核。”

“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处境，玛利亚，”他疲倦地呻吟道，“事实是，最终我们还是不得不关闭了医院……那医院本身就是一个宣教场所。我们可以跟那些病人传讲主耶稣，他们可以再把福音传给他们的家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接触到这么多人。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事实的确如此，但是神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你带着我们的中国朋友王来俊跟我们一起旅行。你们两个想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把基督徒读物和赞美诗翻译成中文。通过这种方式，难道你不也是在撒下神话语的种子吗？此刻，你觉得自己很没用，但是也许神对此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对于你不得不放弃一切，而他一定有他的理由。虽然我们不理解，但是神一直掌控着一切。”

戴德生反思着玛利亚所说的话。大约在七年前，他来到中国。他仍然记得，他每天都感觉到还有数百万人的需要，他们过着没有神的生活。现在，迫切传福音的重担比他过去任何时候所担负的都大。在他登上从上海开往英格兰的禧年号帆船之前，他写信给贺美：“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

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①“你是对的，玛利亚，”戴德生终于承认道，“这确实很难去遵循，然而主是良善的。七年前，我只身来到中国，而现在我可以带着你和存恩一起回去。”

“嘘……”玛利亚提醒道，“我好像听到我们小女儿的声音，也许她醒了。”她迅速起来，走向隔壁的舱位。

“快来看啊！戴德生在这里！”

路易莎高亢的嗓音响彻在位于伦敦的韦斯特格罗夫大街那富丽堂皇的房子里。这一天正是1860年11月20日，星期二。她在房子门口高兴地跳起舞来。

当贺美和她丈夫海班明过来看如此热闹是怎么回事时，路易莎已经搂着她哥哥的胳膊了。

“戴德生！”她激动地喊道，“是你吗？”

她站在他的面前，拉着他的手端详了一会儿。戴德生穿着中国服装背后垂着一根古怪的长辫子，看起来那么的奇怪。

“路易莎！”戴德生说道。

那时她确信没有搞错。这真是她的哥哥。她的双手又拥抱着他。

^① 译文参考《华人基督教史辞典》中“戴德生”的相关内容；<http://www.bdconline.net/zh-hans/stories/by-person/d/dai-desheng.php>。——译注

玛利亚微笑地带着小存恩站在人行道上。路易莎和贺美又见到她们的哥哥是多么高兴啊！

王来俊无法相信他的双眼。戴德生和玛利亚的家人果真住在这么大的房子里吗？他发现很难适应眼前的一切。他还发现坐火车从海港城市格雷夫森德到伦敦太激动了，他一辈子从未坐过火车。而且，他在想难道他要住在这时尚繁华的大街上的那栋大房子里吗？但他没有太多时间来思考这一切。

“请进，”海班明说，“欢迎到我们家。”

贺美给客人们倒茶时，故事也开讲了。当路易莎听到船上的床满是跳蚤，而且他们在海上都晕船时，她感到很震惊！

“我很高兴这次的航行只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戴德生微笑着说，“最终，我们安全抵达上岸了。而且，亲爱的贺美和海班明，非常感激我们可以在这里住一段时间。这一定会给你们增添不少麻烦，特别是玛利亚正怀着我们第二个孩子。”

克拉克医生看着这位病人进到他办公室，深表忧虑，这个病人满口各种埋怨。坐在他对面的这个病人，那苍白的脸和凹陷的双颊清楚地表明，他在长期消耗自己的身体，现已到了极限。他在最贫困的情况下在中国日夜辛劳将近七年的时间。他想起以前戴德生做学生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勤奋努

力的人，但这次在中国的任务对他来说太苛刻了。

克拉克医生给戴德生做完了检查。他就在英格兰休假，已经过了两个月。他的情况并不见好转，这个假期可能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克拉克医生不知道该如何告诉戴德生关于他的健康状况。他从这位传道人刚刚告诉他的信息中断定，他的心还在中国。这名医生不想让他过于沮丧。

“戴德生，”他说，同时手指敲击着桌子边缘，“恐怕我得让你失望了。你自己有足够的医学知识，能够懂得你真的不能带着受损的肝脏和令人担忧的消化系统回到中国去。当然在短期内不行。很明显你的神经绷得太紧。我强烈建议你短期内不要回到宁波，那可能会要了你的命。”

戴德生吃惊地盯着他这位以前的老师。“但是……但是你是认真的吗？克拉克医生。”他结结巴巴地说，“我不能返回中国？那可不行！”

“唉，戴德生，我是认真的。请照我说的去做。这段时间就别再想出国的事情了，并且……也许，我不得不说你最好永远都不要再想这件事情了。”

当戴德生离开这间伦敦的大医院时，他感觉心都要碎了。

“永远不回中国”这句话在他脑海里回响，“也许永远不

能回中国……”，而且宁波的事工进展得一点儿都不好。他已经从祝恩赐夫妇的来信中了解到，那里年轻的会众也在苦苦地挣扎。

戴德生感到极度悲伤。他怎能把他生病的“孩子们”独自留下不管呢？他沮丧地向天举起双手，结结巴巴地说：“主啊，将要发生什么事啊？”

那时，主好像向他指明这样的事实：不是他，而是主会亲自照顾他的孩子们。他向戴德生表明他是好牧人，他用他自己的宝血买回了他的羊。同时，在戴德生心中似乎有声音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

“主啊！我感谢你。”戴德生轻轻说道，“我一定牢记，在你手中，一切都是安全的！”

第二十二章 为中国祈祷和工作

1864年—1866年

戴德生深深地叹了口气，盖上墨水瓶并把它推到桌子一边。他很高兴，仔细地把笔插回笔筒里。

他的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打量着房间。这篇文章终于完成了，明天必须把它交给众多杂志社中的一家。他的目光落在了办公桌正对面的地图上。中国仍然有十一个省传教士们还没有走访过。在那里，数百万人根本没有听到过神的信息就死了！一想到这儿他感到无比沮丧。

自从他回到英格兰，他先完成了他的医学学业。然后，他获得了助产士文凭。在玛利亚和王来俊的帮助下，他已经把许多诗篇和《新约圣经》翻译成了宁波话。但这些并不能帮助那

数百万的人们。它没有改变中国那种绝望的状况。

他们一直祷告求神给他们五位传教士，神已经预备了四位。两个年轻人——宓道生夫妇（宓道生和马大·梅多斯）——已在1862年1月启程前往中国，一同前往的还有威廉·帕克医生，他的妻子死后他已再婚。但是戴德生还是不能理解神的方式。帕克医生被认为是来中国最好的传教士之一，但只在那里工作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在一次旅行中，他从马上掉下来，掉入冰冷的河里，这就要了他的命。与此同时，马大·梅多斯死于霍乱。而且，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也是在中国经常和他一同工作的祝恩赐，在返回英格兰的途中，死于海上。

似乎这一切都出了问题。

戴德生垂头丧气地走到窗前。借着所有这些试炼，神要告诉他什么呢？

几天后，在1864年12月20日，第五位传教士，一个聪明的年轻女士名叫乐曼，她将出发前往中国。他想陪她一起去鼓励他的朋友们和那里的人们，但是他认识到他不能陪同前往。他经常困惑的问题是，他和玛利亚连同其他同工，只能将福音传达给一小部分人。他越来越确信，五个传道人远远不够。还没有传教士的省份是十一个，每一个省至少需要两名传教士。他想恳求神赐予二十四名传教士。然而……他没有这样做。

他并没有怀疑神的伟大足以使许多人愿意去，他坚定地确信他能够做到。但最棘手的是，谁将对所有这些人负责？他不能指望从曾经派他出去的传教组织中得到一点资助。该组织已经解散了。他和玛利亚不敢承担对二十四名传教士的责任。试想，如果这些传教同工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怎么办？那时他该怎么做？他早已知道，对他们来说这一切都不容易。比如，踏上了中国之旅，他们将不得不忍受饥饿，也许他们会得重病，等等。他们会接受这样的现实吗？或许因为是他说服了他们前往，他们会把一切不测都归咎于他吗？

他开始感到焦虑不安。有那么一会儿，他好像不能呼吸。哦，他不愿意，他也不能。然而……神说：“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①

戴德生用拳头砸在他刚刚完成的那本书上。那本书就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你们怎么看？我为什么写这本书？”

在他的两位朋友威廉·伯杰和乔治·皮尔斯回答之前，他继续说道：“因为没有一个人敢接受派遣传教士的责任。

① 引自《箴言》24:11——译注

利用这本书，我想让英国人清醒过来。我想向他们指出他们的责任，他们怎能让数百万中国人失丧呢？”

伯杰和皮尔斯点头同意，戴德生是对的！他们三人完全同意要建立一个特别的传教组织，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但是该怎样做呢？

“我们不需要那些在大学里学习过的人，绝对不要。我们需要脚踏实地的信徒。在神国度的事工中他们会起很大的作用，”戴德生继续说，“我希望我们将得到的人，有足够勇气来承担这项任务；我希望我们将得到的人，是依靠神的帮助和引导的；我们需要的人，不会期望从我们或者从彼此之间得到帮助，而是仅仅仰望神的帮助。并且，不仅仅只有男人出去宣教，而且也有女人出去，女人可以拜访在家里的中国妇女们。”

当戴德生试图用有力的手势来强调他的话时，他的额头上冒出滴滴汗珠。

威廉·伯杰和乔治·皮尔斯深切关心地看着他们的朋友。

“戴德生，”乔治焦急地说，“你没事吧？如果你休息一下，对你是不是更好一点？你是不是不要承担太多了？”

戴德生心里有点乱，他点点头。“你是对的，乔治，”他谦虚地回答，“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几乎无法入眠。我常常一个晚上只睡一个小时。我的头脑白天黑夜都在忙着中国的事。

我告诉你们这一切，因为我不想让玛利亚为此烦恼。她为我们的四个孩子已经够忙的了。”

“我理解，”威廉点点头，“但是你能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稍等片刻……我有一个提议，”乔治建议道，“6月24日到26日，要么你来布莱顿我们的地方度周末？我认为休息几天会对你非常有益处。”

“我实在是累坏了，”戴德生无精打采地承认，“也许休息一下会好一点。我很高兴接受你的提议。谢谢你，乔治！”

六月里的一个美丽、平静的星期日早晨。一个肩膀佝偻着的男人在布莱顿的沙滩上散步，他好像背负着沉重的担子一样。这人正是戴德生。

当海浪以平稳的节奏涌上白色的沙滩，他的心里正翻滚着惊涛骇浪。他刚刚离开教堂，心中充满着痛苦。至少有一千人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讲道，而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不知道神之道的存在！他再也无法应付了。

他心里正猛烈地进行着一场属灵的激战。他是否愿意指导要被派去中国的二十四名传教士，他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好几个月。他坚信神能够也愿意赐给这么多传道同工。他也不

担心财务问题。威廉·伯杰已承诺帮助他，但是戴德生仍然不愿意致力于这个项目。

因此，他有意没有祈求神赐给这么多传教士，即使他知道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失丧。他的内心非常痛苦，不知该怎样抉择，左右为难。他没有足够的力量，他不敢，然而神正要他去……

“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

戴德生吃了一惊，环顾四周。他再一次听到这同样的话语！但这不是某个人在向他说这些话。这是神的声音！

就在同一时刻，他所有的抗拒都瓦解了。他不想再抗拒神。

“主啊，”他大声喊道，“我顺服于你和你的事工。我可以把所有的责任放在你的脚前。我只需要做一个顺服的仆人追随你！不是我，而是你在担当这些责任。你是天地万物的神。求你照顾这二十四名在中国内地的传道人。”

当他祈求的时候，他感觉到一个巨大的重担从他的肩膀上卸下来了。他的内心充满了宁静。他走在沙滩上，单单与神在一起。他所有的烦恼都消失了！整个受造的世界在向他微笑……

他满心欢喜地拿起他的圣经，从口袋里拿出一支铅笔，在他刚刚读完的地方记下“1865年6月25日，在布莱顿，为得到二十四名有能力的传道人而祈祷。”

当他再次慢慢地阅读这些话时，他惊讶地发现他写的这行文字的下面是这样一段经文：“惟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约伯记 19:23-24）

两天后的 1865 年 6 月 27 日，戴德生和乔治·皮尔斯为他们新的基金会组织开了一个银行账户——中国内地会，它将致力于向中国内地传福音。

* * *

当戴德生结束的话音在伦敦北部托特里奇地区的这间教堂回荡时，一位女士低声说：“多么特别的一个夜晚啊，这个人这样谈论中国是多么令人惊奇啊！”

她的话被约翰·普吉上校低沉的声音淹没了。

“敬爱的女士们、先生们，今晚你们已经听到中国有巨大的福音需要。戴先生已经向我们表明了我们的责任。你要为中国做什么呢？他郑重其事地要求我在报告时特别强调——在聚会结束时，不会有募捐活动。但是我想提议，这一次我们还是要这样做。新的中国内地会组织，或简称 CIM，当然可以使用这笔钱。戴先生，我希望你对此没有反对意见吧？”

戴德生看着上校，他感到有点恼火。怎么回事？他和他的家

人以及他的朋友们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举办这样的集会，人们知道这些集会不是要组织捐钱，而是要让每一个人知道中国的需要！

“亲爱的上校，”他回答道，“我想坚持我们的约定。我的意图并不是让大家凭此刻的激动来奉献他们的金钱。重要的是今晚在场的所有人把对中国的责任带回家。让他们各自去问主，他问你要的是什么。也许他要你顺服，或者也许他要让你的孩子去做传道工作。与对钱的需求相比，更需要的是愿意跟随基督的人。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刚刚建立的基金会，会得到很多钱。并不是因为我们到处向大家讲述我们的使命，而是因为神听了我们的祷告！”

* * *

接下来的那天早晨，戴德生正在吃早餐。他在等那位上校，正在想他在哪里。这时，他听到走廊上传来脚步声。

“请原谅，我晚了，”上校抱歉地说，“我……我昨晚睡得很不好。”

“是吗？”当上校在餐桌边坐下时，戴德生问。

“实际上，而且……嗯……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戴先生。”他显然是在寻找合适的措辞。“昨天晚上……我……曾计划给你五英镑，但是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以致我几乎一晚上都没

怎么睡。我对此没有平安。我可以给你五百英镑吗？求求你，请接受这些钱，好吗？”他再三央求。

“如果你愿意把这些钱献给神和他的事工，我会乐意接受它，”戴德生高兴地回答道，“这不是关于我，也不是关于我们，也不是关于中国内地会。重要的是奉献我们的钱是出于对神的爱和对我们邻舍的爱，而且我深信，如果我们出于这样的目的奉献，神肯定会祝福此事。”

几个小时之后，邮差送了一封信到上校家。

“这是给你家客人戴先生的信件。”邮差对仆人说。

当上校把信放在戴德生面前时，他惊讶地抬起头。给他的信？

他迅速打开信封，然后他吃惊地睁大双眼。

“请听，上校。你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呢？提供兰茂密尔号帆船。这是一艘装备精良的帆船。我可以为想要在1866年5月20日之后前往中国的一批传教士租用此船！”

上校惊奇地听着这个消息。这怎么可能？这样的奉献来得正是时候。

“多美好的奉献啊，”戴德生喊道，“我刚刚从你那里收到一笔奉献。我们可以用这笔钱来支付第一批二十四名传教士的旅费。你注意到了吗？神证实了他的话：‘他们尚未求告，

我就应允！’在中国，我有两句格言挂在墙上：‘耶和华以勒’和‘以便以谢’。我要加上第三句：‘耶和华尼西’，意思是耶和华是我旌旗。”





第二十三章 返回中国

1866年—1867年

“水手们，先去松开这些绳子！”兰茂密尔号船上的舵手大声喊道。

“他说得对，”一名水手指出，“否则我们刚刚就……”

两名水手开始尽可能快地转动巨大的曲柄。不久，鼓鼓的船帆就在风中飘动。

“谈谈我们船上的这群传教士……”最年轻的水手说，“我认为他们有一些奇怪。十六个人加上一个家庭要去中国！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在上海是否有住的地方。他们不知道他们将怎样挣到钱；而且，他们甚至认为他们可以去中国内地。一群可怜的女人！他们不久就会发现他们在那里不会受到欢迎。”

“是的，我也不理解所有的事情，”年长的水手谨慎地说，“但是，他们是一群借着信念做事的人。以他们的领袖——戴德生和他的妻子为例，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将面临怎样的境况。他们曾在中国生活了七年，并且现在他们带着他们的四个孩子一起回去。”

那个最年轻的水手突然大笑起来。“还有一架小风琴，”他咧嘴笑道，“你曾经听说过有人带着一架小风琴去中国吗？我只能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轿子和独轮手推车是上海唯一的交通工具。我希望他们的风琴不需要从上海金桥上运过去，因为那桥太窄，两架手推车几乎不能并排通过。”

“我确信他们也希望如此，但是，仍然……戴德生在星期日教会礼拜时告诉过我们的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不仅仅是我，因为我也听到其他人这样说。你知道，我希望我有这样的信心！”

“你没开玩笑吧？”

“是的，我没有。我们船上的这群人有我们所没有的一些东西！在我内心深处，我钦佩这些传教士和他们的领袖。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他们的神。你能看到他们根本不害怕未来会发生什么事。相反，他们每天读圣经，学习中文和那里的风俗习惯，他们把一切都用于服侍神和他们的邻舍了。”

那位最年轻的水手漫不经心地耸耸肩膀。

“让我来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年长的同伴继续说，“在5月26日，他们跟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告别的方式，深深地打动了。你还记得他们一起在后甲板上怎样祈祷的吗？还有，当我们通过港口船闸的时候，他们是怎样虔诚地歌唱？”

他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

“是的，我的伙计，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刻。”

那名年轻的水手用一种奇怪的表情看着他。他的伙伴也被深深地感动了！甚至他的双眼含着泪水！年轻人不习惯从年长的伙伴那里听到那样的故事。也许他也应该去听听这位戴德生在星期日早晨所传讲的信息。

* * *

“玛利亚，我们不要让这些困难令我们气馁。”戴德生在八月的一个美丽夏日的夜晚这样说道。

“来欣赏这里的美景，看看那些美丽、壮观的群山。前几个星期这座城市遭遇酷热天气，你只不过是因此而筋疲力尽而已。我希望你可以在这里放松一下，我相信过一会儿你会感觉好一些的。而且，在你康复之前，我们不会去走访在杭州的其他传教士。困难会使我们更加坚定。”玛利亚疲惫地看着她的丈夫。戴德生是对的。主迄今一直帮助他们，但是她感到非常累。

她凝视着前方。她的思绪回到一年前，即1866年9月。尽管他们经历了可怕的风暴，他们仍乘着破损的船抵达了上海。神已经为他们提供了住的地方。就在那天，盖博先生把他的仓库提供给他们存放他们的物品。那之后不久，在11月，神在杭州为他们提供了带三十个房间的一栋楼。那栋楼有这样一群传教士生活和工作所需要的一切用品。每天大约有两百人来这个诊所，戴德生可以每天在那里讲道。其他传教士也做得很好，他们每一个人都找到了工作的地方，并且他们也被中国民众所接受。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尽可能地采用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着装。因此，一切都进展顺利。然而……她太累了。“戴德生，我有一种感觉，每一件事我都感到很吃力。”

“玛利亚，试着学会一点点地放手，顺其自然，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计划交托给他了。我仍然认为，将来最明智的步骤就是先在各个省会城市建立一个教会，之后，我们可以在有政府的城市设立宣教场所，最后，我们差派我们培训的福音传道人到乡村去传福音。当那里的人看见城市的官府给了我们许可，他们将会更快地允许我们进入他们的村庄。我确信一切都会变好。看看神是怎样照顾我们的！而且，新的一群传教士已经到达杭州了。”

“的确……但是，戴德生，使我伤心的是今年春天我们的

一位传教士去世了。”玛利亚反驳道。

“是的，那也让我深感震惊。这是真的。但是，神也要试炼我们的新基金会——中国内地会。因着神的恩典，这样的试炼将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而且……我们必须继续数算我们的祝福。今年年初，神赐给了我们一个以你名字命名的可爱女儿。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吗？他已经赐给了我们两个女儿和三个儿子！自从我们去年五月从英格兰启程，我们还说我们有什么缺乏吗？”

1867年9月

亲爱的母亲：

我不知道该如何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些非常悲伤的事。神把我们的小存恩带到他那里去了。我们暂时在山上租了一所房子，因为玛利亚身体不是太好（那个时候城里非常热），那时存恩得了脑膜炎。

刚开始是呕吐和发高烧，第二天她说话就迷迷糊糊了。我们还是把冷毛巾放在她脸上，但那不起作用。四天后她得了急性肺炎。存恩死于8月23日星期五晚上8点40分。

母亲，我们将再也听不到她悦耳的声音了；我永远不会再感受到牵着她手的感觉了，当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牵着

她。8月15日，当我坐在她的病床边时，我给威廉·伯杰写了一封信：“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而且我仍然这样说。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孩子还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感谢神把她带到他那里，即使她就像我们生活中的太阳。我为她感到高兴的是她现在可以永远快乐了。母亲，请为我们祷告。玛利亚正逐渐恢复，但有时我发现很难应付一切，有许多关于工作和家庭的担忧。然而，我要继续信靠他，他曾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①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爱你的儿子，

戴德生

^① 引自《约书亚记》1:5——译注

第二十四章 一次重大的试炼

1868年—1870年

“玛利亚，今天我在主面前把有需要的传教士们的信件展开，就像希西家王所做的那样。我自己常常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处境正变得非常困难。中国到处都是叛乱。我们正经历越来越多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事件。在中国的传教士们正经历着巨大的困难，并且他们期望所有的问题都立刻就有答案。但我是谁？”

戴德生坐在厨房的一把柳条椅子上，深深地叹了口气。

玛利亚静静地听着她丈夫述说，她理解他。戴德生正面临一个困难时期。每一个人都期望从他那里得到支持和理解。如果可能的话，他们甚至期望得到解决他们问题的方案，但却不可能总是如此。

“玛利亚，还有你知道吗？我每一天都对自己很失望。最

近我的信心是如此的微弱。我过多地看向自己的缺点，而不是仰望他的大能，他在掌管着这个世界啊。”

“戴德生，不信就是罪。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去年的情况，你如此劳累和疲惫不堪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回想扬州的那次大叛乱，你还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吗？差不多有一万人吼叫着穿过城市。成千上万的人站在中国内地会的房子前高声尖叫。有时我躺在床上，似乎还能听到他们的尖叫声：‘赶走这些欧洲人！他们正在破坏我们的家庭。我们可能不再尊敬我们的祖先。中国人可能不再是中国人。这些欧洲人该死！’你知道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是怎样勉强逃过这一劫的。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在我们逃跑时我是怎么从卧室的窗户跳下去的。当时我正怀着六个月的小查理。小孩子和我还活着真是一个奇迹。还有，我们一直担心撒母耳虚弱的身体。而且，尽管如此，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我们的关注和建议。我不认为我们能坚持下去，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确实如此，玛利亚。工作真的太多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的极限。但是……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我曾非常希望这个夏天我们在普陀岛上的短暂停留会给我新的活力，但我已经到了我的极限。”

玛利亚搂着戴德生的肩膀。“你也仅仅是一个人而已，”

她轻声说道，“你不能永久不断地工作和帮助别人。”

戴德生沮丧地盯着远方。他该怎样坚持下去呢？

几个月之后的一个夜晚，戴德生和玛利亚一同坐下来。经过忙碌的一天他们很累了，但感谢神帮助他们。在最近的几个月，戴德生的精力似乎得到了恢复。主用这些话语极大地鼓励了他：

“我们纵然不信，他仍是可信的。”这并没有减少他们对中国的担忧，也没有减少对他们孩子的担忧，但似乎主在支撑着他们经过他们的试炼。

那天晚上，他们把他们的计划放在神面前，并且这让他们得到安息。

“戴德生，这是目前我们能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案。我同意在春天的时候让我们四个大孩子回英格兰。我会非常想念他们，但是英格兰的气候更适合存仁、存义、撒母耳和玛利亚。同时，在中国这里，无规律的家庭生活和他们遭受的所有紧张局面，对他们都没有好处。”

“玛利亚，我完全同意！一想到不能听见孩子们快乐的声音，我就无法忍受。但是，感恩的是，我们还有小查理跟我们一起。”

1870年8月2日

亲爱的母亲：

赏赐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今年春天，在我们年近六岁的宝贝撒母耳死后，主在7月20日把我们的小诺埃尔带到了他那里，在7月23日又带走了我的爱妻玛利亚。她在诺埃尔7月7日出生前不久感染了霍乱。这个小男孩只活了十三天，他死于腹泻和感染。当时，玛利亚还能选择几首赞美诗，让我们在他的葬礼上唱。让她非常悲伤的是，她因病而不能参加葬礼。她有内出血，而且这最终导致了她的死亡。感恩的是，她没有遭受太多痛苦，只是她的体力日渐衰弱。

她死前几天，我们收到伯杰夫人从英格兰来的信，告知我们的孩子存仁、存义和小玛利亚已经安全抵达。这对玛利亚是极大的安慰。

她向我们所有人说再见的经过，深深地打动我们。她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话语。她也给在英格兰的孩子们留了口信。

7月23日星期六早上，当我看她的时候，我立刻注意到她的情况不好了。她脸色十分苍白。我们一起谈论她即将到来的死亡。她最后的几句话是：“我很伤心，在这困难时期我不得

不留下你一人独自面对，而我即将去主那里。”

在和她结婚并幸福生活十二年半之后，我不得不跟她永别。她死后六天，棺材由八个身穿白色丧服的中国男人抬到墓地。所有的传教士、英国和美国的领事、大清帝国海关的外事官员、我们所在区域几乎所有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参加了葬礼。我给他们讲了玛利亚的得救经历，以及神怎样一直照顾我们。神知道要结的果子。

有悲伤，也有欢乐。神借着祂慈父一般的手，安排万事；我在这样的信息中得到安息。祂确实看顾，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祂知道玛利亚对我有多重要，但是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我更近了。因此，我要像约伯那样再说一遍：“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我把你交托给神。

你的儿子戴德生



第二十五章 第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旅程

1871年—1905年

当大船航行至中国与英格兰之间的平静海域时，它来回轻轻地摇晃着。这是1871年一个炎热的夏日。伊丽莎白·梅多斯站在甲板上，同戴查理一起享受着这美好时光。戴查理跟他的父亲一起，正在前往英格兰的船上，去看望他的两个哥哥存仁和存义以及他的姐姐玛利亚。

伊丽莎白的丈夫宓道生，生病了，在客舱里。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因此，他们决定跟戴德生、福珍妮老师和出版商李凡峰一起坐船回伦敦。

当伊丽莎白和小查理在享受自己时光的时候，戴德生和珍妮退到船另一侧的阴凉处。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他们经常在一起。戴德生对珍妮很了解。她在杭州一所学校当校长有五年了。在

这次旅程中他们经常一起交谈，但是他们这次谈论的不是他们的工作……

“没有妻子，我真的什么也没有，”戴德生承认道，“一年前玛利亚死了，但是我仍然每天想念她。我很高兴不久我又能看到我的三个孩子了。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是多么渴望见到他们啊。”

“戴德生，我理解，”珍妮点点头，“玛利亚是一个很特别的女人。她真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我爱她。”

戴德生惊讶地看着珍妮，说：“因此，如果你父母同意我们的婚姻，玛利亚也会在你的心中吗？”

“戴德生，我答应你，我会带着尊敬、欣赏和更多的爱永远纪念她。”

“为此我是多么感激你。我有告诉过你吗？玛利亚最后的遗愿是希望我再婚。”

“是的，我知道这件事。否则，当你邀请我与你共度余生时，我就不敢确定地说‘是的’了。想到这是玛利亚遗愿，这使我稍感轻松一些。不管怎样，我非常好奇我的父母会有怎样的反应。当然，我们需要得到他们的同意。”

“我赞同，”戴德生点点头，“我希望我的年龄不是他们反对的理由。你比我小十一岁，你还要肩负照顾整个家庭的责任。”

“戴德生，那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如果这是神的安排，他也会供应我所需要的。”

1904年

三十二年之后。

“你还记得吗？”珍妮问她丈夫，这时他们正坐在花园里，欣赏着橙红色的太阳慢慢落山的美景，“三十二年前，在返回英格兰的船上，我们担心我的父母是否同意我们的婚姻……时间都去哪儿了？”

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个温柔的微笑。

“真的，珍妮，”戴德生点点头，“我们的生命过得飞快。你还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是多么快乐吗？”

“只是那时快乐吗？”珍妮打断他的话，“我认为我们可以说，只要在一起总是很快乐。回首过去，我现在都好奇，每次在你因工作离开时，我是怎样设法照顾孩子们的。有时这是很重的任务，但主一直都在帮助我们。”

她仔细地擦去松木桌子上的几片叶子，她继续说道：“你知道吗？最近我常常回想起过去的事。”

“我想这一定跟我们的年纪有关，”戴德生回答道，“我也经常想起过去的事。而且，我不否认我多次把你独自留下，

有时这使我有点悲伤。但是……我别无选择。近几年来，中国内地会的工作和在中国的工作本身，都在跨越式地发展。这让我白天黑夜都很忙，占用了我全部的业余时间。嗯，我无须多说那些。你知道我第一次请求神赐给五名传教士，之后是祈求二十四名传教士。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我们一起祈求神赐给七十名传教士，然后是求一百名，最后是求一千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国度事工的人。并且每一次神都满足我们的祈求，甚至我们祈求一千名工人，神都一一回应了。总而言之，因为我们的工作，数百万的人已经听到了神的话语，也听到了在基督里的救恩。我们不知道果子结得怎么样，我们也不需要知道，因为神知道……”

戴德生和珍妮盯着远处遥望了一会儿。

当戴德生突然打破沉默时，珍妮吓了一跳。

“是的，这是很特别的，在我们短暂的生命里，神可以允许我们做这么多工作。但那并不意味着，把你和孩子们留在英格兰或中国就是一件容易的事。”

“哦，戴德生，我知道。但是你知道我完全赞同你所做的。你从未怀疑过这一点，对吗？”

“当然没有！你的支持确实鼓励着我，在困难的境况下也是这样。我知道你在家，为我和我们的传教工作祷告祈求。”

但是我常常把你独自留下。想想看：在过去三十二年的时间里，我八次去中国，有时是我自己一人去，但我很高兴大多数旅程，你能跟我在一起。”

“你对去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和瑞典的旅程是怎么看的？”珍妮带着嘲弄的口气说，“当你被邀请去丹麦与索菲亚女王进行私人对话时，我倒是很愿意陪同。”

“是的，确实是那样。”戴德生笑道，“我确实去了丹麦。据此看来，在我们的婚姻中，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给对方。我们现在老了，在日内瓦湖边我们自己的房子里，我真的很享受和你在一起度过的轻松时光。自从1901年我们搬到这里，我尤其享受跟你一起步行穿过群山。总之，在过去的三十二年里，我们可以确定地说，神一直在祝福我们，他一直看顾着我们，尽管我们面临各种试炼。魔鬼尝试各种办法要把福音赶出中国，甚至有几次看起来我们已经建立的一切将要全部被摧毁一样。想想1900年，当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时候，导致那么大的暴乱。是的，对我来说，那绝对是最低谷的时候！那时，中国内地会的五十八名成年人和二十一名儿童失去了生命。你还记得吗？但是神保护着我们。他甚至赐给我们比我们所求的更多的传教士，有来自国外的，也有来自中国的。福音已经在中国各地传开了，今天也是这样。”

看着夕阳将山顶笼罩在红色的光芒中，他们陷入了沉思。是的，他们常常被过去几年的非凡经历深深感动。

“戴德生，”珍妮用疲倦的声音说，“我想该进屋去了。我太累了，不想待在外面。”

戴德生焦虑地看着他的妻子，最近珍妮变得如此瘦弱！感谢他的儿子存义，珍妮曾被麻醉并接受了一位著名癌症医生的检查。他们已经诊断她患有内部肿瘤，但是这位专家建议她不要做手术。然而，戴德生一直担忧她的健康。

几个星期之后，在1904年7月29日，主把珍妮带回家去了。戴德生坐在她的床边，她平静地去世了。

1905年

大约一年后……戴德生的遗体安葬在镇江公墓之后，这里又恢复了宁静。

那天晚上，金乐婷激动地对丈夫说：“存义，今天是多么特别的日子啊。今早看见运送你父亲遗体的船沿着长江缓慢而下，真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棺材是中国基督徒们能够负担得起的最贵的那种！而且葬礼本身也非常庄严。”

“乐婷，确实如此。而且更特别的是，父亲现在可以在这坟墓里安息了，陪伴我的母亲玛利亚、我的两个姐姐和两个兄弟，

直到耶稣基督将再来的那日。”

“存义，对你父亲来说，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是非常困难的一年。你继母珍妮死后，他常常感觉到孤独。他们两个人常常在一起谈论在中国的传教事工。许多次你父亲只需要说只言片语，珍妮就懂得他的意思。”

“确实如此，”存义点点头，“珍妮是一个有爱心的妻子！父亲想她想得很厉害。然而，当4月17日我们跟他抵达上海时，我确实没有想到他来中国的第十一次旅程也会是他的最后一次。”

“你是对的，”乐婷附和道，“我也没想到。但是神按他的时间带他回家了。你父亲在中国的事工结束了。但神是应该称颂的，因为一切在神的手中，在中国的传教事工还将继续下去！”



作者的话

当你阅读最后一章的时候，你也许会好奇为什么戴德生人生的后半部分没有像前半部分描述得那样的全面。难道在戴德生与他第二位妻子珍妮的这段婚姻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奇迹吗？哦，当然有！一个特别的奇迹的例子是当戴德生和珍妮跟他们的同工一起祈求神赐给七十名同工时，主回应了他们的祈求。之后他们祈求赐给一百名同工，而主甚至赐给超过一百名愿意来中国的同工；之后，在一次大会上，戴德生提议他们应该一起同心合意地祈求神为下一个五年赐给一千名同工。你知道神赐给了他们多少同工吗？他们得到了四百八十一名弟兄和六百七十二名姊妹，总共一千一百五十三名同工！不仅如此，而且神也照顾他们，为所有这些人和中国内地会的所有宣教事工提供了足够的资金。

之所以选择在一章里概括戴德生后半部分人生经历，原因是这一时期他奔波多地，做了许多的宣教工作。你可以在“戴德生生平简介”中看到他宣教行程的概览。他去中国提供建议并鼓励人们，然后返回英格兰。但他也旅行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吸引他们重视在中国的宣教工作。所以他一直忙于中国的宣教工作，但并不止局限于在中国传福音。此外，他经常在大会中宣传这些事情。

这本书主要讲述戴德生年轻时期的经历。你已经读到神是怎样带领他的一生，而且当他想背弃主的时候，主是如何没有离弃他。他在年轻时所学到的一切，在后来他成为一名传教士时为他带来了极大的益处。你也读到了怎样在中国开始宣教工作的。这非常困难，要克服许多的困难。然而……神使用了戴德生以及其他的同工，为数百万中国人民带来了神的福音。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

戴德生生平简介

- 1832 年 5 月 21 日戴德生出生于英格兰的巴恩斯利
- 1841 年 9 岁时，戴德生和贺美经常和父亲一起去树林里玩
- 1843 年 11 岁时，他第一次上学
- 1845 年 13 岁时，他在父亲的药房工作
- 1847 年—1849 年 15 到 17 岁，他在一家银行工作
- 1849 年 戴德生得救和被呼召
- 1850 年 戴德生开始学习中文；罗伯特·哈迪医生给他提供了一个住处
- 1851 年—1864 年 中国太平天国运动
- 1851 年 5 月，戴德生开始在赫尔为罗伯特·哈迪医生工作

- 1852年 戴德生开始过更节俭的生活
- 1852年 为哈迪医生工作16个月之后，戴德生开始在伦敦的一家眼科医院进行专业学习
- 1853年 9月19日，戴德生受中国传教会差派，第一次前往中国
- 1854年 3月1日，抵达上海；自8月1日起，戴德生自己租了一处房子
- 1855年 戴德生与包尔腾一起进入中国内地，前往通州
- 1855年 戴德生穿上中国服装，并蓄起中国式的发辫
- 1855年 12月，帕克医生搬去杭州，戴德生在上海和崇明岛各租了一处房子，他在那里只待了几个星期
- 1856年 戴德生陪同传教士宾惠廉，在汕头宣教几个月
- 1856年 戴德生返回上海取药，一切已经被火烧毁
- 1856年 戴德生前往宁波，跟帕克医生一起在医院工作；他遇见玛利亚·戴雅

- 1857 年 戴德生向中国传教会递交辞职书
- 1858 年 1 月 20 日，戴德生与玛利亚结婚；10 月底玛利亚怀的孩子在分娩时死去
- 1859 年 宁波暴乱；女儿存恩出生；3 个星期后，戴德生从帕克医生手中接管了医院
- 1860 年 戴德生筋疲力尽，他带着玛利亚和存恩回到英格兰；在英格兰，他和玛利亚祈求神赐给 5 名传教士
- 1860 年—1864 年 戴德生完成他的医学学习，并获得助产士文凭；他把《新约圣经》和一些赞美诗翻译成宁波话；他发表了多次演讲，并给杂志社投稿
- 1865 年 戴德生在布莱顿沙滩上顺服神，并祈求神为中国的事工赐给 24 名传教士；中国内地会成立
- 1866 年 戴德生和玛利亚以及他们的 4 个孩子第二次前往中国；16 名同工一同前往
- 1867 年 夏天，女儿存恩死于脑膜炎

- 1868年 扬州暴乱
- 1870年 春天，撒母耳去世，年仅6岁
- 1870年 7月20日，诺埃尔去世，在世仅13天
- 1870年 7月23日，玛利亚去世，年仅33岁
- 1871年 8月，戴德生与福珍妮及其他人回英格兰；11月28日，戴德生和珍妮结婚
- 1872年 戴德生与他的妻子珍妮第3次去中国
- 1874年 戴德生和珍妮返回英格兰
- 1875年 戴德生求神赐给18名传教士
- 1876年 戴德生第4次回到中国，珍妮没有同行，他与一组女传教士前往中国
- 1877年 11月，戴德生回到英格兰
- 1878年 戴德生的妻子珍妮前往中国，帮助处于饥荒中的孤儿
- 1878年 戴德生前往瑞士，修养他疲惫的身体

- 1879年 戴德生第5次前往中国
- 1881年 珍妮回到英格兰，并在那里待了9年
- 1881年 戴德生为中国祈求神赐给70名同工
- 1883年 2月，戴德生回到英格兰，与珍妮和孩子们团聚
- 1885年 1月20日，戴德生前往中国，没带他妻子，这是第6次去中国
- 1886年 5月至10月，戴德生穿梭于9个省之间
- 1887年 戴德生回到英格兰
- 1888年 戴德生带着他儿子存义前往北美，并从温哥华带着第一批美国传教士前往中国
- 1889年 5月21日，戴德生回到英格兰；7月，他又一次前往北美；11月，他走访了瑞典、挪威和丹麦
- 1890年 3月，戴德生第8次前往中国，珍妮留在英格兰；那年他第一次访问了澳大利亚

- 1890年 12月21日，戴德生抵达中国，他与珍妮同行，珍妮已经9年没到过中国
- 1891年 在中国有许多排外的暴动
- 1892年 戴德生在温哥华生病；他返回英格兰
- 1893年 戴德生访问德国两次
- 1894年 戴德生第9次前往中国，这次途径美国，随行的有珍妮和儿媳妇金乐婷
- 1896年 2月，戴德生和珍妮因病离开中国，返回英格兰；3月，戴德生访问了印度；4月，他回到中国；5月前往英格兰，在途中拜访了德国；8月，他访问了瑞典、挪威和德国
- 1897年 戴德生前往法国南部，然后去了德国；夏天，他和珍妮去了瑞士
- 1897年 11月，戴德生第10次前往中国，这一次珍妮同行
- 1899年 夏天，义和团运动爆发，引起了极大的骚乱；9

月，戴德生最后一次在中国工作；9月28日，戴德生和珍妮离开中国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是戴德生在中国工作的结束

1900年

1月，戴德生和珍妮访问了新西兰；4月，戴德生在纽约一次大会中发表演讲；5月，义和团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戴德生和珍妮到达英格兰，继而去了瑞士

1901年

戴德生和珍妮在日内瓦湖边买了一处房子

1904年

7月29日，珍妮逝世，安葬在瑞士

1905年

春天，戴德生同儿子存义和儿媳妇金乐婷一起前往中国，这是他第11次也是最后一次来中国。7月3日，戴德生死于长沙，享年73岁。他被安葬在江苏镇江



书中重点人物关系

戴德生的家庭：

戴雅各	戴德生的父亲	1807 年— 1881 年
贺雅美	戴德生的母亲	1808 年— 1881 年
戴德生	本书的主人公	1832 年— 1905 年
戴威廉	戴德生弟弟，幼年离世	1834 年— 1841 年
戴贺美	戴德生妹妹	1835 年
路易莎·泰勒	戴德生妹妹	1840 年
海班明	戴贺美的丈夫	

戴德生的亲属：

哈拿·哈德森姨妈	戴德生母亲的姐妹，住在亨伯河畔巴顿
约翰（表兄弟）	巴顿的哈拿姨妈的长子
哈拿·哈迪姑姑	戴德生的姑姑，住在赫尔，没有孩子
理查德·哈迪姑父	摄影师，哈拿姑姑的丈夫，住在赫尔

本杰明·哈德森 戴德生的舅舅，他母亲的弟弟，住在伦敦
汤姆·哈德森 戴德生的表弟，约翰的弟弟，住在伦敦

与戴德生在英格兰有联系的医生、朋友和其他人：

威廉·伯杰 最开始为在中国的宣教工作奉献大量资金，之后对建立中国内地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布朗医生 伦敦外科医生

克拉克医生 曾任医学教授，后来在伦敦做医生，给戴德生治过病

芬奇船长 房东芬奇太太的丈夫，戴德生从他那里租了排污口河畔的一间屋子

罗伯特·哈迪医生 赫尔外科医生，哈迪姑父的兄弟

约翰·普吉 戴德生回到英格兰时，结交的上校

普伦基特牧师 来自利物浦的老牧师

亚瑟·泰勒 朋友，在戴德生之后被派往中国的传教士

与戴德生一起在中国工作过的医生、朋友和其他人：

艾迪绥女士	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的校长
包尔腾	在上海的英国牧师
宾惠廉	老传教士，与戴德生一起走访中国内地
布雷拉·戴雅	在宁波的教师，玛利亚·戴雅的姐姐
玛利亚·戴雅	在宁波的教师，戴德生第一任妻子
弗雷德里克·高夫	在中国的英国传教士，帮助把《新约圣经》翻译成宁波话
祝恩赐	英国传教士，同受中国传教会差派
祝玛丽	祝恩赐的妻子
雒魏林医生	医生，在上海设立了一家医院
麦都思医生	在中国的最重要的英国传教士之一
宓道生夫妇	自英格兰来中国的传教士夫妇
伊丽莎白·梅多斯	英国传教士，宓道生的第二任妻子，她在中国工作
乐曼	被派往中国的英国传教士
威廉·帕克医生	在上海的医生，之后在宁波作医院医生
鲍尔斯船长	基督徒船长，与戴德生在上海相遇
莫里斯船长	敦费士号帆船的船长

戴德生第一次与玛利亚·戴雅的家庭：1858年1月结婚

玛利亚·戴雅	戴德生第一任妻子，卒年33岁 1837年—1870年 第一个孩子怀胎七月之后死亡 1858年10月
戴存恩	长女，卒年8岁 1859年—1867年
戴存仁	长子 1861年
戴存义	次子 1862年
金乐婷	儿媳妇，戴存义的妻子
撒母耳	三子，卒年近6岁 1865年—1870年
玛利亚	次女 1867年
诺埃尔	四子，在世仅13天 1870年—1870年

戴德生第二次与福珍妮的家庭：1871年11月结婚

福珍妮	戴德生第二任妻子，卒年61岁 1843年—1904年
-----	----------------------------

总部设在英国，为中国服务的组织：

中国传教会 (CES -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中国内地会 (CIM - China Inland Mission)

查尔斯·伯德

中国传教会的秘书

乔治·皮尔斯

中国组织的秘书，之后成为中国内地会联合创始人



译名对照表

(按译名汉语拼音次序排列)

人名:

艾迪绥	Aldersey
包尔腾	John Burdon
鲍尔斯	Bowers
本杰明	Benjamin
本杰明·哈德森	Benjamin Hudson
彼得·帕利	Peter Parley
宓道生	James Meadows
宓道生夫妇	James and Martha Meadows
宾惠廉	William Burns
布雷拉·戴雅	Burella Dyer
查尔斯·伯德	Charles Bird
查理	Charlie
存义	Howard

存仁	Herbert
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
戴存恩	Grace Dyer Taylor
戴存仁	Herbert Hudson
戴存义	Frederick Howard
戴贺美	Amelia Taylor
戴威廉	Willian Taylor
戴雅各	James Taylor
芬奇船长	Captain Finch
弗雷德里克·高夫	Frederick Gough
福珍妮	Jenny Faulding
盖博	Gable
哈拿	Hannah
哈拿·哈德森	Hannah Hudson
哈拿·哈迪	Hannah Hardey
海班明	Benjamin Broomhall
贺雅美	Amelia Hudson Taylor
亨利·里德	Henry Reed

金乐婷	Geraldine Taylor
克拉克	Clarke
乐曼	Jean Norman
理查德·哈迪	Richard Hardey
李凡峰	Li Fanfeng
路易莎	Louisa
路易莎·泰勒	Louisa Taylor
罗伯特·哈迪	Robert Hardey
雒魏林	William Lockhart
马大·梅多斯	Martha Meadows (宓道生第一任妻子)
麦都思	Medhurst
莫里斯	Morris
玛丽亚·戴雅	Maria Dyer
倪永发	Nyi Yongfa
诺埃尔	Noel
帕克	Parker
普伦基特牧师	Rev. Plunkett
乔治·皮尔斯	George Pearce

撒母耳	Samuel
汤姆	Tom
汤姆·哈德森	Tom Hudson
王来俊	Wang Lac-djun
威廉	William
威廉·帕克	William Parker
威廉·伯杰	William Berger
西蒙斯	Simons
希西家王	King Hezekiah
亚瑟·泰勒	Arthur Taylor
伊丽莎白·梅多斯	Elizabeth Meadows (宓道生第二任妻子)
约翰·普吉	John Puget
约翰·牛顿	John Newton
岳西	Youxi
祝恩赐	John Jones
祝玛丽	Mary Jones (祝恩赐的妻子)

地名：

巴恩斯利	Barnsley
巴布亚新几内亚	Papua New Guinea
布莱顿	Brighton
鞑靼利亚	Tartaria
格雷夫森德	Gravesend
亨伯河畔巴顿	Barton-upon-Humber
赫尔	Hull
金桥	Golden Bridge (今上海)
排污口河畔	Drainside
普陀	Putuo (今杭州附近)
桥街	Bridge Street
汕头	Shantou(or Swatow) (今广东汕头)
泰晤士河	Thames
塔斯马尼亚(岛)	Tasmania
通州	Tongzhou (今江苏南通市通州区)
托特里奇	Totteridge
威尔士	Wales

韦斯特格罗夫

Westbourne Grove

翁拜海峡

Strait of Ombay(Ombai)

西藏

Tibet

夏洛特大街

Charlotte Street

盐门

Salt Gate

约克郡

Yorkshire

镇江

Zhenjiang (今江苏镇江)

组织名称：

英国圣经协会

British Bible Society

中国传教会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C.E.S)

中国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船名：

敦费士号帆船

Dumfries

兰茂密尔号帆船

Lammermuir

禧年号帆船

Jubilee

一百五十多年前有一位英国的年轻人，心中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深关切和挂念。他训练自己过简朴的生活，以便有朝一日能够来到中国，帮助这里的人们。他一生在这里劳苦，最后死在中国，葬在中国。本书通过二十多个小故事，以生动活泼的语言带你去认识这位将自己一生献给中国的朋友，重温百年前的历史。

上架建议：人物传记

ISBN 978-7-5527-0501-0



9 787552 705010 >

定价：32.00元